

大地上的居民

The Residents on The Earth

在冬日里土地的之上，既非树木的盘曲有声，也非诗人低述古语的溪畔，更不是倚靠陡崖的高塔与花床围拢的庭院的分庭抗礼。《冬墓》

地理体系 Geographical System 1

信仰体系 Religions 10

角色序列 Characters 12

学系 Schools 29

语系 Languages 30

书系 Books 31

力量序列 Organizations 31

民俗序列与杂项增补 folk-custom & Supplement 33

可阅读的故事 Stories 38

取名的来头 Names 64

II

地理体系

Geographical System

时间的煤灰与石屑堆积到靴底，握紧浸满肉脂的火把，触摸到山峦与河沼的另一头，把盛夏的号角挂在脖子上。

《冬墓》

德摩特斯缇 **Demetestia** 以其万物向荣的丰饶而自傲。分散各地的自由城邦分管自治，各自为家。

目前德摩特斯缇内的诸地。

Demetestia

Blumich 布吕米希山脉

Nialand 尼亚兰山关

Ferrum	福隆恩高岩
Longobardi	隆戈巴尔迪低地 (内含隆戈巴尔迪壁垒)
Hauser	豪泽
Poncela	彭塞拉丘陵 (内含彭塞拉)
Flanagen	弗拉纳根山 (内含哈茨霍玛)
Marsh	湿地
Vaughnberger	范恩堡
Walrop	沃尔罗普
Gura	古拉谷
Haslam	哈斯拉姆河谷
Dessero	戴瑟罗山谷
Lucrezi	卢克利齐
Jimenez	吉迈内兹
South-wonlan	南旺兰平原
Slonzoe	塞隆左山林
Acupeter	雅古佩特港
Rutan	鲁坦坡
Montagne	蒙塔尼
Winber	温伯
Talar	泰拉谷
Wineland	瓦恩兰

德摩特斯缇部分地域的简介

Introduction of some areas at Demetestia

迈尔吉兹壁垒

Jimenez Vallum

被称为铁囚牢的地方，顺着陡峭山峦依山而上，依防御工事而建的城市，道路窄小，建筑多尖利耸直。上空常年多雨而且昏暗的大雾积年累月的存在。城里居民多爱看剧目表演和音乐表演，东陆（德摩特斯缇）最好的大型音乐几乎都出产于此，连以艺术而自负的卢克利齐以及绿丘之上的彭塞拉也无法与之相比，虽然气候不尽人意，但也是东陆负有名望的艺术之地之一。

目前弗隆泽塔根诸地

Fon'setrigo

Furadne

费拉尼

北地

War Keep

巨战要塞

The North

Maggoreasur

蒙格里苏

Sanctuary

庇护所

Circle of Spring

涌水之环

Gwyne

歌隆尼

中庭

Pantenatius

潘特纳提乌斯

HinterGarden

Duranuiare

督兰

Kaitin

凯丁

Tyrannios

缇莱尼奥

Blackwater Cove

黑水湾

Umbra

乌埠

南境

Leuconoe

乌刻隆涅

The South

Lole

罗厄

Akaran Monastery

阿卡南僧院

Earth Tabut	地棺之石
Statuary Wall	群像壁垒
Aqueduct	引水渠
The River Corridor	河上走道
Stony Tomb	石制古墓
DarkBogs	黑沼
Acheroi'a	安刻隆尼亚

弗隆泽塔根部分地域的简介

Introduction of some areas at Fon'setrigo

费拉尼

Furadne

古时火山喷发和地质变化而形成宛若迷宫的天然坑道，地热资源丰富的费拉德尼位于西部陆地西北部。蔓延着一股恐怖硫磺气味的费拉德尼始终被狭窄拥挤的街道和深入坑道两侧的房屋塞得紧实，地面时常有不断变化的细小裂缝喷吐出白热的蒸汽，与它们对视则可以看到宛若地狱之河的，在深渊里翻滚奔流的粘滞的岩浆。

[巴因乔]我去那里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那会儿阿索林和我还有些来往，他没有死，并且体格健壮。那些肮脏的红色和黄色的云层让我觉得比孔布来得更舒坦，刺鼻的硫磺味儿简直就是上等的鼻烟。我的亲朋好友们在那里有多种经营，它们挂起骇人的招牌，自诩热情百倍的尖叫着来自深渊的问候，盘坐前台，面目可憎，狡诈又无耻。除了这些，我更注意到一股难以言明的暗涌，在这儿整日喋喋不休的对话之间，在这些浓重的霉斑和积尘之中，那些智慧的根基和躯干都正脱胎换骨

[莫拉诺]在这里植物无法展现繁茂和丰饶，动物骨瘦如柴，始终吃力的喘着气。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模糊不清，似乎自然的循环在这里断开链条。当我行走在拥挤的街道上时，满眼都是结满干裂泥浆的砖瓦搭起的房屋，摇摇欲坠。可怕的热气像魔鬼在我身边蓄意的聚集，我甚至听到了皮肤在它们的攀附下发出的嘶嘶烧灼声和格格开裂声。繁杂的低语和不止歇的吼叫像是四面而来的黑色甲虫，成群结队的钻入耳孔，挤入眼球和眼皮之间，似乎脑子里满

满的都是它们了。

[坎德莱对费拉尼隐藏的暗潮“纸页纷争 (Clash with Sheets) ”的感受]我从未想过会加入到某种纷争当中，但这次实属例外，而我也心甘情愿。某些时候我甚至幻想我正在承担某个时段的重任：事物自有枯荣的变迁，而我，正在知识之树逐步干涸皱缩的阶段，以无礼的口辨和探访，试图让它恢复勃勃生机。

[费拉尼当地的几间店铺之血腥大嘴 Bloody Mouth]标识是一张卷起边沿带着血齿的书写纸，咬着一支蘸水羽毛笔。这家书店的经营者的比较特殊，他体型巨大，据说是拥有布吕米希山脉传闻中的巨人血脉^①。但身上多有创口，有些看起来几乎不可愈合。麦克斯门 (Maxmen) 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大个头。他虽然疾病缠身，要集中精神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吸特殊制剂的鼻烟，但力气惊人。脾气时好时坏，“不过总的来说应该不坏，一个魔鬼的意见而已。”巴因乔评价说。出售的书籍以传说和谜题为主。

[费拉尼当地的几间店铺之颅骨凿子 Skull Chise]标识是一支插在笔座里的羽毛笔，笔尾是一个张开大嘴的碎裂头骨。经营它的人是魔鬼彭博 (Bloomberg)，长相狡诈又尖锐，有着比巴因乔更锋利和复杂的冠角。被它的建筑师同类毫不留情的讥讽为“舌头多得塞满嘴的老山羊”。彭博的个性卑鄙，“他看起来似乎能凶暴得像是发疯，但是面对死亡的刀锋，他会毫不犹豫的奔逃而去，或者战战兢兢的跪地谄媚。”莫拉诺在离开颅骨凿子的时候对巴因乔说，“所以我觉得你在魔鬼里算得上有点与众不同。”彭博货架上的书籍以思辨为主。

[费拉尼当地的几间店铺之死鱼之骨 DeadfishBone]标示是骨刺被装饰成书脊的一条枯黄鱼骨。这家店的老板为哈拉博萨岛东岸溪谷里的水怪尼谢彼梭。一个曾经异常怕水的，居家不出的宝物鉴定者和博学者。这个个性温吞又时刻带着点儿敌意的学者的货物是在遗忘边沿，甚至已经躺入坟墓，被作者所杀的书籍和未成书的文字的抄本。力图让这些精彩的作品重返视野，散发它们未竟的光彩。“我就是这样一个道德丧失的掘墓者，但我时常觉得正是因为这个举动，让我似乎更有了些价值。”尼谢彼梭这样说。

歌隆尼

Gwyne

[卢克利齐唱本《中庭问答录》]我问费亚拉霍，到底是怎样的荆棘编织出的摇篮孕育出和钢铁一般冰冷无情的条框。腐朽的巨木回答我，在我们树木的根系都无法延伸到的歌隆尼的土地上，铁条之林繁荣昌盛。

歌隆尼是被大部分居民所认为的律法的诞生之地，他们普遍认为传说中的“纺书匠”Legalis 勒冈利在这里写下了最初用以约束大地居民行为规范的大集成本，从此律法拥有雏形。而其后被诗人广泛传诵的“执法之槌”埃厄门特给这片土地再度带来法理的气息，使得歌隆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各代执政体系将法厅等执法和审判机关设在这里，对法律的不断修正，人性和法性的冲突，道德和法律的纠葛方面的争执不休也给西方大陆的学术方面的进步输送血液。

它的死亡是缓慢而安静的，当反抗无法被抑制，监牢无力囚禁有罪的人们，握权的双手鲜血淋漓的时候，歌隆尼逐渐失去了它的生机和活力，人去楼空的建筑被仅仅有条的蛛网攀附，篆刻着条文的巨大石碑们像是墓葬上高高竖起的墓碑，荒草丛生，律法的钢筋铁骨在这里成为不倒的死尸的骨架。

代表角色为歌隆尼的遗民，雷梯奥吉 (Ratio legis)。

歌隆尼的雕塑多见高耸方碑，建筑多见多高竖窗的矩形，内部多大型圆厅。其繁复的门楣，窗沿，穹顶雕刻艺术也是其特色之一，雕塑的中心偏低，让人们在仰视高穹顶时有压抑的飞升感。

凯丁

Kaitin

[柴可 Check 《国王的碎齿》]我和坎德莱的旅行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能被存在脑壳里的情节也只剩下前往巨石塔的徒步旅程。夸下海口说自己对国王的每一笔遗产都了如指掌的我充当了临时的指路人，那条龙跟在我身后或两侧，沉默寡言。

巨石塔所在的地区本名为凯丁 Kaitin。巨石塔已经覆盖了包含它的区域成为了名震各地的一隅，这些扭曲高耸的石塔群里关押着让历代掌权的暴君们胆战心惊的言论和图画，雕塑，甚至它们创造者的尸首。西部陆地的统一与暴政的缩影从这里就能窥见一斑，讲求历史研究和对传闻津津乐道的人们称呼它为国王嘴里的碎齿，它是公认的除开以死的学术重地霍兰和律法的摇篮与坟墓歌隆尼 Gwyne 之外的第三座阴影铸造的墓地。

巨石塔为暴君以传说诗歌为灵感而建造来惩罚反抗者的活地狱。

如今我围困在砖石牢笼里

无尽的尖塔哪里是顶

我听见赖柯 Reich 的箴言在木架上尖啸

交织成长长的悲歌

在凯丁的灰土上

我是多么趋近死亡

宽恕我，埃尔门特 Ehrment！

[节选《铁律书》铁律讲述的是铁面无私的执法者埃尔门特的传说。这一段讲述埃尔门特将盲目追随“多头魔蛇”赖柯的信徒连同他最信奉的书籍一同关入一座密封的砖石监牢里的故事。之后读到此段的暴君便在凯丁建造这样的密封牢笼关押囚犯和放置他们的作品，这些被关押者最终会因为滴水不进和无食物的压力下死去。随着反抗人数的众多，这样的牢笼也越来越多并向高处堆积，成为今天的巨石之塔。]

潘特纳缇乌斯

Pantenatius

朝圣者的广场

“以皮肉为剑盾，静候救恩的垂怜。”——侍僧博尔舍姆 Borsham

[博耳舍姆 Borsham 《侍僧忏悔书》]曾经无数将信仰奉为生命之巅的生命匍匐着膝行而来，这是我所目睹的关于这座巨轮的一部分，而将裹满尘土和泥灰的鲜活来客塞入野兽之口里则是剩余的部分。我曾是个政客，溜须拍马，绕嘴滑舌是我的看家本领其一，其二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法，当然也包括了将宗教剔骨去血，用了无生机的皮肉搅成绳索，套在百姓的脖子上，让他们毫无怨言且不知疲倦的为我们耕犁。但现在我抛弃了之前所有的念想和能力，只想困守在已经开裂和拱起，甚至相互顶咬的圣地上，只因我听到断头台前殉道者的一段陈述：把我交于铁锋，让我就此以不灭之魂抗争。

暴君伐国，攻城掠地已经不足为奇。就算是众心合一的议院和坚若顽钢的律法也难挡其道：人心难免有背向，坚盾难保无裂隙，但信仰却能交织成最难以摧毁的屏障。自梯莱尼奥而来的铁蹄打算以屠戮教众来移平这座看不见的城市，让我看到了当权者的兽性和生命的哀嚎，宁可用我智慧达成通古博今，也不愿让这活的血池再多得一臂之力。

潘特纳提乌斯是新教的圣地。在王国北部靠近北缘的地带位于一个宽阔的山下扇形空地上，依陡直高耸的崖壁向上建立起庞大的塔中僧院，像是个塔中城市一般，前方朝圣广场的地面上是占据了整个广场的太阳徽记，储存着当年几近完备的颂诗，赞歌与传说的文本，图画，相关物品甚至影像。后来他们向君王屈服之后这里不仅被荒废，而且广场开裂，大的碎块相互顶起，巨塔僧院也塌了不少，只剩一个雄伟的框架一般。后来回归的是侍僧们没有修复它，当成是警醒的永久创伤。

梯莱尼奥

Tyrannios

这是黑河上的一顶冠冕

把污浊的暗影引入水渠

[梯莱尼奥民歌《锈冠之歌》]

督兰

Duranuiaie

代表角色为督兰回廊执政官 BellumNecinum 珀鲁尼西恩

[坎德莱在督兰的问话]这里曾经是怎样的景象，我已经记不得太多，而当我满怀真诚的去询问回廊上徘徊的珀鲁尼西恩时，他不肯向我说起任何关于督兰的事宜。

“我想他是否和有魔鬼盘缠的孔布那样被战争伐灭？”我小心翼翼的询问，只求获得一星半点的知识来填补饥肠辘辘的好奇心。

“不，他是在长廊的回响中成为尸首。”珀鲁尼西恩回答说，“回声来得太快，就像从墙壁里驰骋而出的千军万马，列柱广场在轰隆的铁蹄下四分五裂，议院铁座在尖利的呐喊中融化殆尽。人们的头颅纷纷裂成两半，它们相互争斗，不计后果。”

我当时并没有理解他所说的话，当我降落在被灰烬覆盖的中庭时，那些窃窃私语仍旧依附在干燥的尘土里不肯离去，那是对矛盾的崇拜和迷惘。残损的廊柱歪斜着搭在一起，像是死者戳出胸腔的肋骨。

督兰是中庭西南的回廊，常年的乌云密布和灰色暴雨让它的政体和学术系统也阴霾不散（地理学者赫尼格

Henig 在谈及督兰时曾提出过气象物候对其城市性格的影响)，当分歧加剧时刻降临，督兰从心智到躯体统统分崩离析，正如巴托勒特 Bartholet 爵士所言：“督兰的鹰喙撕去自己发黑心脏，死去的肉体滋生蛆虫，最终千疮百孔。”因此和孔布被越过布吕米希山脉的势力夷平不同。

庇护所

Sanctuary

树木们为保护古教的残余而在此进入最为漫长的沉睡，它们其中的一些确乎已经死了，而有些还活着。在这片枯树林盘根错节的根系和教徒暗藏的封印背后是被保护着的漆黑迷宫。古教几乎所有的珍贵藏物都贮存在这里，由三头博士赫沙玛里所管理。树木残存的生命之灵被栎树费亚拉霍渡海带到东方交给奎库都司，大橡树把这合集变化成书和木房子，伪装成一座贩卖和借阅书本的店面，交由坎德莱旅行为目的进行保护。

引水渠

Aqueduct

古代为防止被魔鬼的毒血和黑水污染的水被饮用，这座地下水渠被建造。它极其庞大，由于能引来尚能饮用的水，上方聚集的居民展开贸易集市。后来此地被渴望净化的流亡苦修者所占据，这些疯狂的苦修僧的血弄脏的水渠之后便被敬而远之。现在四周尚有小的城市和镇集存活但业已衰败。远离下水道入口的水泽上河港人口较多。

河上走道

The River Corridor

地狱的熔岩冲刷出来的裂谷上有凌驾于裂隙之上的古代岩石长廊。由巨大岩石构成，配以魔鬼尸骨驱赶烈焰(魔鬼不怕火，建造的材质和方式由《巧工书》记载)，跟随下方蜿蜒的裂口一直延伸。现在地狱火业已冷却，许多谷地被水灌满甚至由于多年变迁而形成了粘稠的水泽。曾经被火烧的开裂的地带变成了多雨的潮湿之处。

阿卡南僧院

Akaran Monastery

阿卡南是蓝袍僧的代表也是代名词，他们是群像壁垒附近的战斗法师的后裔，说着古老的亚卡南语，剥落着蓝漆的铁面兽是他们的标记。身穿褴褛的蓝袍，为了能增强咒语的力量，他们把刻着符文的铁刻用细链挂在下颌骨上。

喝着古老壁垒附近汇集的污水，他们手指发黑，唇角污渍斑斑，眼睛深陷。他们祖先的使命是隆冬到来时，杀掉被恶魔污染的法师和祭祀们。阿卡南聚集的由当年遗留下的僧院和四周的营地发展起小的城市。通过遗弃的地下古道和中部王国边境有贸易但不发达。

群像壁垒

Statuary Wall

高大的漫长山脉上分布着巨大而尖利的兀岩和地刺，它们许多被雕琢成卫士的人像或魔鬼与黑暗里的活物的模样，土石颜色深重，岩石上时常可见堆叠的尸骨皮囊，以及许多废弃的兽类铁像。据说是更久远之前魔鬼的黑潮在这里覆亡的屠宰场与被废弃的工事共同形成的这一堤坝，成为南方于中部王国的分界线。

蒙格里苏

Maggoreasur

没有活物能确切的追溯这些躲藏在多蛆和湿土的地穴里苟且度日的活尸是如何保有了尚可思考的灵魂。他们大多是王国里被驱逐的异徒或是从断头台下逃生的亡命徒，管家查莫维兹在这座满目疮痍的华贵地窖里主持着了无生气的生活。它们用金色嘴巴的独脚红雀作为标示，当看到附近废弃倒塌的房屋上有这只锈迹斑斑的红雀，那仔细的嗅嗅就能从冰冷的空气里捉到尸首腐败的气息。这座地城的地道盘曲回绕，当它们还活着的时候在这里用逃亡带来的物品和钱财装饰起的城已经腐化殆尽。

III

信仰体系

Religion System

只要我们在相信，你们就在存留，我们，我们将自己呼喊，自布吕米希山脉到黑水之湾。

《夏日对歌本》

新教和旧教：通常以人类文明的成熟和介入作为新旧两派的划分点

旧教

Naturaibune

通常所指信仰原始规律的宗教，它贴近循环之圆，以此为基，甚至不讲求人性和社会道德。旧教具备三个徽记

分别为长蛇，鬃狮和山羊的分支。旧教成员在对土地上原始规律的追寻当中生发出学识的长藤，因此也和其他嗅闻自然的团体和组织有着亦近亦远的关系，为了保护信仰他们凶蛮和古老性情展露无遗。在暴君和新教的集合之下旧教受到政权纯洁化的打压和清洗，在这强压下它也出现了内乱，三颗头颅相互撕咬，最后不得不倚靠树木的保护中拖着血肉模糊的躯体遁入地下。造就了藏匿残余血系和书籍，财物的地下迷宫，由三头博士赫沙玛里管理着地下的庇护所，缓慢而艰难的呼吸。

新教

Madhoka

新教的发源可以追溯久远，在弗缇图铎王之前游吟诗人的活动频繁，足迹遍布各处，他们赞颂英雄的同时也为平民带来快乐。在诗歌越加繁荣之后诗人们聚集起来进行整理和收藏，加以管理，将长盛的中庭里英雄美德与平民之誉化为信仰，出现了新教最初的雏形。随着中庭的丰饶新教更多的趋向歌颂英雄并有着神化的趋势，在暴君王朝到来的利用下，新教体系正式的确立。它相较旧教更崇尚人性。新旧教派并未出现针锋相对，直到国王的大警覆盖了古老的歌本，新教向着权杖低下了诗人的头颅，并随着铁蹄向着其他派系口诛笔伐以及制作处刑台。当王堡上阴影散去，余下的侍僧回到朝圣者广场上时，新教在残存的旧日美言里缓慢再生羽翼。

萨满与巫医

Shaman & Witch Doctor

狼的群落

尼亚兰山原是信仰萨满教义的狼最为被认可的聚居之地，它们在极深的灰色旷野上追逐着转瞬即逝的闪电，和怒吼的雷霆一起嚎叫。布吕米希山脉而来的寒风和古老树木的迁徙导致这片岩原寸草不生，荒凉如初。长期在暴雨和狂风中生活的狼以爪在地面留下的裂痕为文字，取名为沙门氏符号，写下了这一凝聚了极恶气象之力的群落的生存之道。在狼的古闻里提到过一部分追随树木迁徙的路前往湿地潜藏居住的成员，这一小部分狼因为擅长险恶狠毒的巫术而在谈话中鲜有提及。狼的群落和弗隆泽塔根的旧教有过关联，旧教希望能从它们手里得到更多关于气象物候的知识，但始终被拒绝。在旧教的铁三角开始相互争斗的时候，本性凶暴的狼群对它的厌恶也到达顶峰，它们甚至以和旧教学者共同读取旧日知识为幌子驱逐了将前爪深入魔鬼之息里淬炼的津克纳格尔，令可怜的工匠四处流

亡。随着暴君的死亡和教派争端的落幕，危险解除之后的尼亚兰山原狼群逐渐恢复到最初的宽容与公正中来。

IV

角色序列

Characters

大地上踽踽而行的居民是丰饶角下轻唱低吟的秘密，是群山叠嶂的牧人，盘绕奔流的节奏，在低云和枝叶之下，幸

福得难以言述。《夏时对歌本》

德摩特斯缇的现有角色名录

The Characters in Demetestia

坎德莱 Candraire	奎库都司 Quercundus	绍禄 Suilum	特里安根 Treangen	奥尔布罗 Albro
拉维利 Lavery	瓦兰萨诺 Valanzano	麦格雷尼 Mcgrayne	格拉姆平 Glampin	勒莫尼克 Lemonnick
玛吉恩/玛哈姆 Majum/Mahim	阿德雷姆 Adrem	艾利摩芬 ElleMoffin	塞尔乔 Sergio	雷夫金/贾戈 Revrkin/Jaco
奥彻缪托 Alchemilisko	伊格纳西奥 Ignacio	尼谢彼梭 Nixielpitzo	玛瑟 Musser	图奥塔宁 Tuotanen
埃多甘(娜) Erdogan(a)	德肖 Deshow	哈茨霍恩 Hartshorne	莫拉诺 Morano	雷加拉多 Regalado
帕乔里 Pachauri	巴因乔 Baingio	穆雷恩 Mourrian	加扎加尼 Gazzagane	利伯特缇奥 Libertatio

部分角色简介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Characters



Candraire

坎德莱

Candraire

住地位于弗隆恩高岩，通常携带着：书店的琐事 Libraire's Detail[旅行背袋]，坎德莱的方盒 Cander's casket[杂物口袋]，飞行甲虫 Scarab[一只挂在背包上的橡木甲虫，能帮助坎德莱在可怕的雷暴，飓风等恶劣天气下保持较好的飞行状态]。武器为铜角之拳 Bronzehorn's Fist[坎德莱拥有的爪类武器，用自己的火焰打制的。套在爪子上使用]

[近期描述]来自福隆恩高岩上的飞龙，以背负着树木沉眠的秘密而在根系纠缠的地渊深处被广为传唱。它性情反复无常，长着一副为争辩而来的尖牙利齿，由隐秘在岩壁绿墙里的古木奎库都司教导成长。在大海西岸的陆地弗隆泽塔根终于踏入冠冕之末的门槛时，携带着伪装成各类名录和书籍的梦乡离开被石雕和攀附植物所保护的山野，顺着风的流向开始了博学者的旅程，直到最终坎德莱的书店在阴暗潮湿的雨年里发泡变烂。坎德莱曾为了求知逗留在弗隆泽塔根北部的费拉尼相当长一段时日，为学术的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早期描述]“我试过的各种方法都不能使我变成一个人，或者别的什么更方便在房子里工作的样子，我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坎德莱压抑着表情说——它习惯与一边尖刻的嚼着牙一边摇晃尾巴的尖端，这个动作险些把它身边的一尊木座钟戳出一个窟窿。

喜欢购买和收藏书籍的坎德莱是一头有着铜色鳞甲和头角的飞龙，它拥有一间称心如意的书店：爬满脏藤条的落地窗和陈旧的砖墙后面是挤挤挨挨，快堵到房顶上去的大书橱们，上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书本。“其实原本我非常讨厌它们，因为这些发出菌类味道的纸张让我被迫在各地流亡，美其名曰旅行，但我逐渐它们非凡不已。”这

大概是坎德莱解释为什么它把书店整个儿塞进背包里带着的四处奔走的最为常用的表面理由，它到处旅行，和当地的居民交谈，并开办读书会。

“我还会到山野里去，因为那儿的活物知道的多得多，那些树木们所知道的比它们的年轮更为让人头晕脑胀。”坎德莱说，它会去听那些及其慢腾的树木或者岩石告诉它的事情，并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即使奎库都司不愿意告诉它关于书店更多的事情，它会自己想办法弄明白。

坎德莱说起话来总是带着火焰抖动的小火气，习惯焚烧碳木般单调的陈述。龙的心比较因循守旧，但是也逐渐投入到新的涌潮之中。觉得旅行和期间的冒险是绑在自己尾巴上的事情，“我喜欢到大家鲜有涉足的地方去，那种感觉很奇妙。”它这么说。

绍禄

SuiLum



Suilum

居住在榕檐里的孔雀武人，善使禽戏，爱喝清冽的酒水，会使酒火和醉拳。它到处奔走云游，做着酒和玉器的生意。

对戏曲抱有好感，对绘制脸谱有着熟练的技艺。对自己的外貌赞赏有加，脾气忽冷忽热，手持着桃木杖桃椽子。

麦格雷尼

Mcgrayne

奔走于湿地，手持六角图腾 Hextotem，为狼巫医。

湿地上而来向着陆地寻觅先祖地纹的狼巫医。它不知疲倦的奔走，在石壁上嗅闻岩画在风化之后的残余，在泥淖里挖掘图腾在浸泡之后的骸骨，年长的巫医将它们记录下来扩充着在夹缝中缓慢生长的巫医知识。曾在哈斯拉姆河谷地段遇到年轻的部族猎手玛吉恩和他的山猫玛哈姆，并承诺会在日后的行程中帮助这位冒险者寻找或留意具有非凡价值远古器物，甚至查看遗迹。麦格雷尼被认为和魔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并不喜欢多说话，生性沉稳又安静，精通医术，始终对巫术和狼之外的事物心存抗拒，它毛皮上用粗陋的矿物颜料甚至动物鲜血描绘的繁复图案也让大多居民对它心怀疑虑。通过麦格雷尼的动作，居民们都可以嗅到这样的讯息：古老的巫术和图画正在缓慢的呼吸，正在幽深的沼泽向外窥视，正在苏醒。

尼谢彼梭

Nixiepitzo

这名居住在泰拉溪谷里的水怪年幼在笛姆塞西生活时被地下翻涌上的黑水所污染，这些污秽的水流所带来的残败和病变的图像使得它从此对水惧怕无比。它逃到了陆地上并和人类一样购置了一幢窄小的宅院，将自己塞进房子里闭门不出。这位逐渐长成的水怪成为一名说得过去的博学者并以鉴定珍宝器物谋求一条生路，赚取家用。性格胆小怕事，絮絮叨叨。在社交圈子和煤块的生成那么缓慢的开始建立之后，尼谢彼梭拿起纸笔编写珍宝名录《泰拉水匣》，将未知其所在和已经得到鉴定的珍奇一一写在这本小书里，从此它也不时写一些自认为关乎生活日常的咒法小典来补贴自己的钱箱。以此为契机它结识了人类美食家和作家玛瑟。热心肠的玛瑟与它互通书信许久后也从温伯郡搬来泰拉溪谷，经营着一家餐馆，同时照看着对哪怕一滴漏雨都战战兢兢的好友。在玛瑟的帮助下，尼谢彼梭重新认识了普通的大地河湖，地渊里的污水以及水流可以涉及的深水之池，勉强克服了多年以来的恐水症。当两大学派从自己的心脏处被分割，细枝末节以生命的热情和渴望在暗涌里蓬勃生长的时候。尼谢彼梭往返于泰拉谷和弗隆泽塔根的费拉尼，开着两家名叫水魔尖舌 Kelpie's tongue 和死鱼之骨的店面，售卖工作上被主顾废弃的器物杂碎以及部分书卷。以此为挡牌暗地里与恶魔幽鬼，甚至更为顽劣的族群为旧日被君王打压磨灭的黑色学识加温，试图让

它们恢复昔日的危险和狡诈。

阿德雷姆

Adrem



Adrem

居住在南旺兰郡的古代文字学徒，持双头蛇手杖梅克西勒斯 Mexelers

“每当我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去想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就会打发掉赖在身边不肯走开的沉闷魔鬼。”

南旺兰平原以宁静和水美草丰而著名，阿德雷姆小时候就居住在这片绿野上。钱财富足的父母为给孩子祈福而将他自幼送到教堂的教士们身边担任负责抄写的学徒，希求他能得到传说中那些圣人与贤者的护佑。在他孩童的时代里被差遣到辽远的雅古佩特港和那里的船员们用圣物交换南旺兰人难得见到的贵重物品，在他回到故乡之后不久镇里居民逐步被在暗处吠叫的瘟疫撕咬，人人自危，绝望又无法。矛头就像复仇的斗士一般向他发难，认为这名在教堂供职的小庄园主之子就是这疫病的巢穴。极度惶恐的阿德雷姆终日躲藏在散发出药剂苦味和墓地湿土气味的家宅里发抖，闭门不出。使得臆想症就此找上门来，凿开他的头颅深入脑中，让可怜的小抄写员落入只有自己才能看

到的末日世界中。瘟疫之潮退却之后，他在教堂里结识的唱诗班成员艾利摩芬来到已经变得黑暗又残破的阿德雷姆家里将他治愈。脑中无形的毒瘤虽然被摘取，可是根植心底的恐惧无法根除，它在阿德雷姆身上具现为蛇的形貌与尖牙里低落的剧毒。从疾病中勉强康复的阿德雷姆修缮了自己的院子，并借由父母的藏书开始了对古代符文之语的研究。符文之语这种早期彰显文字本身所蕴含的力量的事物延续着它不强的生命力。

玛吉恩/玛哈姆

Majum/Mahim

自哈斯拉姆河谷而来的冒险者，背负玛哈姆巧弩 Mahim Repeating Crossbow

潮湿的哈斯拉姆河谷里散落着部族的城镇和村落，玛吉恩便是这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部族猎手。玛吉恩从老练的猎人那里学到皮毛的捕捉猎物的知识便开始制作满口铁齿的兽夹来试图捕获动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这违背了河谷猎手直取所需的狩猎传统，所以他一直在躲避着长者们的视线来做自己的捕猎。直到同样急于证实自己能捕食自理的山猫玛哈姆粗心大意的一脚踏入这张冰冷大嘴里，被死死咬住。玛吉恩对这只会说话的山猫惊奇不已的同时将它带回家里养好了创伤，年轻的部族猎手也收敛起自己的行径来，自认为不适合再做一个河谷猎手的玛吉恩和玛哈姆开始走上了冒险的道路。他们接到各地地理学者等的委托，代替这些置身高阁里埋首纸卷的主顾们前往那些未知的，危险甚至异常险恶的地域，进行搜集证据的事务来将理想中的推论得到证实或就此推翻。这对探险者去往过许多他人常不敢涉足的，如巨人指骨这样的地带，为地理的拓展提供了自己的力量。

奥彻缪托

Alchemilisko



曾隐居旧宅里的炼金术士，腰间别着长锥奥凯尼之眼 Alkaine's Eye

毒蜥炼金术士，住在一幢废弃又倾斜的大房子里，并带着移动着它逃避着人们的拜访。

对炼金术很有一套，曾经为几本大炼金术典做过校正和补充。日后搬去彭塞拉和曾经遭遇过的这个倒霉朋友伊格纳西奥住在一起。

伊格纳西奥

Ignacio

居住在彭塞拉上的语言学者。

当帕乔里不再是彭塞拉庭院的管家，经院学派便逐步在行进中走向不被察觉的分裂中，语言学者伊格纳西奥便是处于这档口的一员。比起学术上的争论不休和探讨不止，他在旁人的眼中似乎更喜欢置办酒席宴会。伊格纳西奥生性薄凉，言语带刺，他拒绝承认自己是经院学派的成员并至始至终不关心它是否能在纸页纷争的民间暗潮之后存活下去，或者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时而脾气暴躁难耐，时而尖刻嚼舌的学者守着阿索林书院附近的居所，冷眼旁观着正在变动的大地。伊格纳西奥的人际关系网里高朋满座，塞隆左山林和鲁坦峡谷里都有他的朋友，走访他们

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交往过程中他总是一副假惺惺的表情，但行事的脚踏实地不容置疑。

伊格纳西奥是个管持着符文的学者，他具备的符文有：

艾弗	奥萨	巴克	席刻	凯布	迪福	卡柯	蒙蒂	穆德	帕克
Aif	Aasa	Bak	Cnk	Cuk	Drk	Kak	Mtp	Mdr	Pak
撒科	西亚	乌刻							
Sak	Siak	Uak							

塞尔乔

Sergio

[近期描述]居住在迈尔吉兹壁垒里的鬼魂，为壁垒里较为有名的剧作家，擅长编织哀伤和沉郁的悲剧。这一瞥暗火和黑烟构成的鬼灵和它所编写的故事一样变化多端，通常从中凝结出一副有着歪扭钩鼻和紧抿着嘴的消瘦脸孔，鼻梁上时而会有脏兮兮的金丝夹鼻眼镜，但头上戴着的圆顶黑礼帽是从来不缺少的。身披它周身的黑尘凝聚起的黑色毛呢斗篷，用石榴木做的手杖拿在手里，杖头上是六支角的山羊头。通常也变化成一只腐坏的黑鳟鱼的模样。塞尔乔总是透出一种消极的气息，而且对万事都存在质疑一般，这让它的作品如同一座混沌的文字迷宫。和这座铁壁垒上空延绵无期的灰雨一样粘滞的语言，如同惜时的挽诗，低首的弥撒里生长着坚韧的风骨是它的剧里透出的气质。

然而面对塞尔乔说话时，鬼魂自烟与雾的唇齿间吐露的字句严厉又孤傲，带着让人不快的指使意味，脾气忽冷忽热。它居住在山墙教堂里，这座岩石和铁共同修筑的教堂里曾是美术品的陈列长廊，旧日里的雕像和画像依旧被封存于此，一部分已经被塞尔乔购买，剩余部分由它代为保管。带着随侍面罩 Minion Visage

[前期描述] 迈尔吉兹壁垒的来由一直是处于硫磺气息和烟雾里的谜题，它随着刀刃般锋利的山岩层层直立，灰色的铁壁，冰冷的铁链与岩石共同支撑起这个坚韧的堡垒。常年的冷雨和阴暗几乎可以和大海另一端的暴君冠冕梯莱尼奥相比较。居民的生活丰富多彩，他们喜爱各类剧目并偏爱歌剧，音乐会也是常年接连不断上演的好节目。艺术上的成就和卢克利齐不出其右，只是它的脸庞更多的展示出了病中的灰暗和濒死的前兆。塞尔乔便是居住其中的鬼怪，他的身体就像是污浊的灰黑色浓烟，凝结成一张形容憔悴，消沉不已的脸和穿着绅士礼服的半个躯体。尖锐

的指爪常握笔写下精美的剧本，这是他谋生的手段。言语间满是不确定的谜语和似是似非的选项，绕着圈子。塞尔乔唉声叹气之间总会免不了强调自己和魔鬼的不同，在他看来，幽魂灵怪虽然并不是善意的事物，可是也不会像魔鬼那样口舌里跳动着熔岩。不能消散的塞尔乔在壁垒的铮铮铁骨里穿行游弋，过着和普通居民无异的生活。

奥尔布罗

Albro

生于富庶工坊主家庭的奥尔布罗本是街上一名顽劣的富家子弟，在父母死于疫病之后成为一名骑士，并加入让自己并未死于非命的考迪乌斯骑士与卢克利齐的分支。依旧改不掉喜爱玩闹的劣性的奥尔布罗在不必要工作的时候时常流连在市井街道上，到大剧场里观看歌剧的演出或者到跑马场里参加骑士们爱好的马上竞技。在湿淋淋的梅雨季节他便耐下性子来到教团建筑里的藏书室里阅读书籍，在木壳关好的本子上描摹精灵魔怪们的样子以及抄写语法艰涩的古代史诗。为雷普苏姆家族 The house of Crepusulum 徽记为三眼鱼鹰

喜欢去拜访城郊军营里的特里安根，和他比试武技，谈天或者一起去找乐子。“他是一个有趣的死人，认识他以后我再也不怕晚上睡觉前读一些恐怖的故事，我会想‘这就是特里安根的又一场表演’。”

性情开朗随和是奥尔布罗讨人喜欢的地方，但是他那到好笑之处就笑得和坏了事儿的火车一样停不下来的习惯着实让人受不了。

奥尔兰 Alran：奥尔布罗在自己的铁匠工坊里打制的长剑。奥尔兰的剑柄是一尾蓝鳟鱼的模样，并配有带蓝皮扣的白革鞘。

詹纳 Jenner：奥尔布罗的马，随着他加入骑士行列并参加了驯马课程，之前是奥尔布罗的赛马。

拉维利

Lavery



Loavery
The house of Veritas

考迪乌斯骑士于卢克利齐支系的一名教士，聆听前来教堂诉苦的居民的烦恼之外，他时常外出为市民诊断病情并对他们所好奇的诡秘现象作答。拉维利心肠很好并且说话轻快，和奥尔布罗以及特里安根都很是要好，为忠诚而带来快乐的好伙伴。为维利台家族 The house of Veritas 徽记为梭鱼

先知印记 Prophet Trophy：一个挂在腰间的石刻人脸面具。

瓦兰萨诺

Valanzano

瓦兰萨诺是银行家的子弟，在家长的教育下有好的剑技。虽然从小就对奥尔布罗和坏掉了脸孔的特里安根就很有成见——但这并没有盲目的遮住瓦兰萨诺的眼睛，他也慢慢的懂得了这些讨人厌的家伙都是怎样的人，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故事。依旧丢不掉冷讽热嘲的坏毛病的剑客时常会背地里给三位“着实不讨人喜欢”的友人予切实帮助。尽管事后他仍旧一副鄙夷十足的冷脸。手持两把轻剑利弗尔 Lieffer。

特里安根

Treangen

活着的时候擅长集结和训练战士的特里安根再次从长满枯黄长草的墓地里爬出来，牵着他生满创口的战马尸体别洛 Biello 重新回到了城郊的军营里，收买并壮大着自己的佣兵队伍。特里安根并不希望他的佣兵工会和政治挂上钩子，但他也不会安然自得的做一名在国家危难时刻无所作为的软蛋。虽然特里安根长着一张“看上去严肃沉着得像极了哲学好手”的脸，但干一些利用金融管道搜罗黑钱并实施佣兵抢劫的黑色行为也是他时常干的坏勾当。

特里安根的脾气非常坏，被招惹通常会回敬以大声吼叫而出的俗言秽语——严谨心细并没有受这着实不良习惯的影响。讲求义气是他即使做了如此不好事情之后依旧能保存相当好口碑的门牌。和考迪乌斯骑士团的骑士奥尔布罗关系很铁，经常能带给奥尔布罗来自阴暗路径的可靠消息。“奥尔布罗根本就是个傻子，所以和傻子一起我觉得很放心。”特里安根动动干涸的嘴唇说。

在奥尔布罗更年轻的时候，特里安根偶尔被挚友勾结去和其他富家纨绔子弟干群架。听奥尔布罗说特里安根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银行家。

“尸骨的裂痕……”特里安根感叹着说“他肯定给我留下了很多金银币和珠宝，可是这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我也听说越发有成就的银行家也越加的吝啬。”奥尔布罗挤挤眼睛。

特里安根的战技大多为武器械斗技术，身为战士的特里安根相对的熟谙各类常用武器。

血骨爪牙 Bloodskull's pawn 特里安根安在头上遮蔽腐坏颅骨的骨甲，用血绘制起别有用意的图案。在战斗中若难敌群战的特里安根可以唤起这些图案招来佣兵与自己协同作战。使用过度的血骨爪牙将因为能量激增而烧灼头颅。

勒莫尼克

Lemonnick

戴瑟罗溪谷里而来的精灵游侠，心里相信着先祖之光的存在四处奔走的精灵。

Helwa-Feren 精灵语蓝色山毛榉，奶奶给勒莫尼克取的精灵用的名字，人类常说的小名。

Lasse & Elen 莱瑟和埃伦 跟随勒莫尼克的两盏挂长链的提灯，它们悬浮在勒莫尼克的身边，储存着他搜集来似乎可以追逐到先祖之光的参与光辉。

埃多甘/埃多甘娜

Erdogan(a)

住在鲁坦坡的坡底洞里的制药工匠，这条活了很久的蛇虽然对药物的知识丰厚，但是它弄出来的药剂通常让人心生胆怯。埃多甘并没有固定的人形变化，虽然那个又瘦又高的老头是它经常示人的外貌，但它也会选择女性的变化来参与人类社会的活动，这时候它便自称埃多甘娜。曾经是航海家图奥塔宁的朋友，并作为船队的随行医生出海。拿着蛇头长钩蒙德拉 Mondra。致力于治愈疾病的医者的一员，每次医师集会的笔录者并把它们定期做出小册《治愈剂》，这本书在医者里受到好评。性情平和，据说喜欢给昆虫作图。

帕乔里

Pachauri

来自瀑泉之镇范恩堡 Vaughnberger 的研习古代文字的经院学派法师，曾经因为咒法实验的失败而失去一条手臂，曾经来到彭塞拉求学却因为阿索林书院在时间长河的磨损中变为残垣断壁而走离心中的理想乡。日后成为经院学派的优秀学者之一，恢复了阿索林书院昔日的繁荣。

哈茨霍恩

Hartshorne



Hartshorne

弗拉纳根山脚下哈茨霍玛庄园里的矿藏学家，一头红龙，对锻造略有心得。身居庄园闭门不出，盘守着心爱的

宝石和贵金属，并对其研学孜孜不倦。范恩堡的绘经师，日后经院学派的主持人帕乔里是它最为珍惜的好友，早期它为准备远行去彭塞拉丘陵求学的帕乔里做了魔法咕咕作为侍从，后期帕乔里因咒法变黑水污染而失去一条手臂的时候，又再度为友人打制了活动与真人无出其右的假臂。哈茨霍恩所坚持的传统的龙的品性：寡言少语，保守秘密，爱财如命却让另一头龙，圆厅学派的校典者雷加拉多对其诟言不止，但哈茨霍恩从未因此而承认自己软弱和避战。在阿索林墓塔崩塌之时，它贡献了自己的烈焰与勇敢。

非常不习惯类人的变化，烟瘾很大。在难以去到镇上买足烟叶的雨季里，宁可用火烤干树叶来取代，也不能断掉烟斗里的火。

巴因乔

Baingio

旧世纪序列里的魔鬼建筑师，曾经居住在孔布，当昔日的住地在时间的沉积中变为废墟之后，从深渊重返孔布的巴因乔力求复原城市旧日的容颜。

收藏建筑物也是它的爱好之一，巴因乔会制作很多光滑剔透的玻璃球并把搜集来的建筑物放在里面，并置入宅子的地下陈列室里妥善保存。它拿走那些废弃建筑物从来都不会打呼。

建筑师通常拥有一支值得信任的筑工队伍，巴因乔的筑工们是对自己忠实的魔鬼仆从们。这些精于建造的小魔鬼都有某一方面的魔鬼的美德，例如痛苦，折磨，毁灭，谎言等。

莫拉诺

Morano

自幼生长在森林中，倾听林间的妙音并写就书卷和诗歌的德鲁伊。可以变化成林间的一员。曾在豪泽 Hauser 瀑布附近的森林里参与树木之间参与漫长的辩论。

雷加拉多

Regalado



Regalado

旧世纪序列里的黑龙，它龙的名字不曾被它提起。

它曾经总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幻影在身边，在视线可及的尽头。那些都是它的影子，它不可抹去的侧影，这个由它的影子所构成的世界笼罩着它，直到彭塞拉经院学派的先驱阿索林镇压谬论和谎言时将这些一并带入深渊。

从此之后黑龙的世界变得清澈起来，它遵守了自己和朋友阿索林的约定：为老友保守刻纹写就的世界雷缇纳翁的秘密。于是它决定带着《雷缇纳翁之歌》的原本进入沉眠，而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放牧到大地上代它继续前行。这个灵魂的碎片就是雷加拉多：雷加拉多是阿索林对它的专门称呼，在阿索林的家乡彭塞拉的古语里，雷加拉多是“多面的钻石”的意思。

在之后雷加拉多搬到了南方小岛蒙塔尼居住，并加入了圆厅学派，成为了一个校正和补充蒙塔尼圆厅里书典的校典者。

格拉姆平

Glampin

尼亚兰山原上的狼，对观察和研习气象物候变化很有一套。指导过麦格雷尼的导师津克格纳尔 Zinkernagel。

弗隆泽塔根现有角色名录

The Characters in Fon'setrigo

赫沙玛里	玛哈比兹	珀鲁尼西恩	穆拉黑利
------	------	-------	------

Husamarys	Maharibiz	BellumNecium	Mullahely
巴特勒特	博尔舍姆	朱里奥诺	杜姆
Bartholet	Borsham	Giuliono	Dum
塔斯泰	玛绪尔	柴可	柯廷
Castle	Mazure	Check	Curtin
雷缇奥吉	辛哈	萨根	查莫维兹
Ratiogis	Sinha	Sagan	Chamovitz
津克纳格尔	彭恩伯格		
Zinkernagel	Bloomberg		

部分角色简介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Characters

辛哈

Sinha



Sinha

火妖辛哈寄宿在一只木石楠的烟斗里，是一位出色的金工。擅长用贵金属打制精巧的首饰。它本来是被遗落在西陆最南角的黑水湾，曾与这头龙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性格有些促狭，有仇必报，因此红龙也多次因为“这戒指应

该用这样的图案才好看”而在享用好烟的同时被恼火的金工烧了嘴。，喜爱吃烟斗里的灰烬。脾气暴躁，常对别人不赞同它的意见而施以尖刻的语言攻击。飞蛾是它常有的外貌之一。

津克纳格尔
Zinkernagel



Zinkernagel

它是被驱逐的尼亚兰山原狼群成员，穿着被烧焦的皮袍和毛皮，背着粗铁打制的图腾，身上有被火焰烧焦的纹路。这名淬炼工匠曾经渴望着大地深处的沸腾的火的力量，深信火焰这种令狼群退缩的食物来自地渊而非雷电的意外赠礼，这误导它将爪深入地狱之息里熔炼，却得到了可憎的外皮。在流落弗隆泽塔根后，它以火术士的身份逗留在蒙格里苏的保护下，试图在北地里寻找到地纹中出现过的那块铁砧。

玛哈比兹
Maharibiz

巨大的地棺坑洞里栖居的鸡蛇占卜者，它总是过分笃信命运论，羽毛杂乱，挂着看似画满符咒的铜片和动物利齿。它因深渊的恐惧而尖叫不止。

塔斯泰

Castle

塔斯泰甚至比托巴勒特爵士更加古老，它坚实的外皮已经被长夜里的污秽灼烧成黑甲，燃烧着地渊之火的体内不断从嘴里滴落下嘶嘶作响的毒液。在暴君作乱的时代它变化做穿着粗糙黑色铠甲和腐皮大氅的贵族塔斯泰大公爵。人们说它是地狱的黑河里伸出的爪，地狱权冠前的魔使，肚子里填满了腐烂的尸骨和血肉。据说它在黑暗时期盘踞在耸立这尖刺铁拱的巨战壁垒里，喷吐着满是污浊黑烟的毒火驱逐和撕扯着恶魔。在丰饶平和的年代里他便将指爪深入君王的冠冕里，时刻提防着黑夜前的湮灭。它与旧教的关联并不深重，和托巴勒特的关系倒是很好，这头冷漠寡言的毒龙始终处在阴暗的边沿。

巴特勒特

Bartholet



Sir Bartholet

它的传闻早已在诸多书报上显山露水，尤其是它写的那几本书：讲述青年胡鲁姆冒险故事的《多阶的胡鲁姆》，失忆病人试图追忆的经历《岩石计时器》等，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大地与地渊之间关联的热情。热爱着旅途之趣的巴特勒特正像它自己所写的那样“我就像一捧永不干涸的水，不讲常理，疯狂异常，在高低不平的堡垒里徜徉，去到邻里，往下渗漉，向上蒸腾。”他的文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格韵并有着空想者的偏执。在放下笔之后的爵士确实社交场上值得称赞的好先生，温和与守礼赢得诸多赞誉

V

学系

School System

每支流派都是繁复可怕的，但我仍然为你们吟诗作赋，知识之冠下造化的宠儿啊，整个勃发出曙光的红。

《夏日对歌本》

圆厅学派 Rotunda School 与经院学派 Classical School

在阿索林之前学派的分别并不明显甚至无所区别，在旧日末尾，彭塞拉书院的大院长阿索林对书系的态度使得学派最终有了明确界定。在阿索林时代，学者们所研习的书籍受到地狱黑舌的威胁，危险的理论和试验依旧占据着书架，古老漆黑的书籍蠢蠢欲动。阿索林认为阅读魔鬼之言会以病变的知识将正蓬勃向上的书院拖入肮脏的血池，于是他决定清除这群恶流。但圆厅学派的学者认为广博的阅读是学者必须具备的，不管那些纸页来自何方。虽然日后阿索林之死和墓塔的倾倒了证实了他做法的正确性，但两个主导学派依旧为此心存芥蒂。这两个学派的影响在德摩特斯缇较大，而弗隆泽塔根的学系则比较繁杂，中庭因和前期的塞克台瑞乌斯，雅古佩特港等地有着往来关联，所以也有它们的侧影。

圆厅学派 Rotunda School

讲求的学识广博，覆盖大地，圆厅学派的学者们常游历于各地寻找失落的书卷和遗落在人们记忆里的断章，集合一起加以校正，补充到旧知识体系中，让它更为繁茂。圆厅学派的学者们主要聚集在德摩特斯缇的南方小岛蒙塔尼，在那里快活的巫师们筑起圆顶的楼阁，依靠着饶舌的咒语来传送自己与繁杂的岛上岩石与精巧的圆顶塔之间。

经院学派 Classical School

经院学派依旧停留在彭塞拉书院里，他们关注与古典精粹，并试图从中温故知新，并沿袭传统的思想来解析新的知识。对新生事物有着警备的态度。并继承了绘经的传统，对相应的艺术如雕刻，图画和建筑上也有着不凡心得。

VI

语系

Languages

一个个夏日需要它们，难懂的轨迹硬要你听它们说。

《夏日对歌本》

地纹

Earth Mark

远古文字的一种，通过简易的图形表示的含义，通常出现在岩石，坚硬的平地上。是古代的学习巫术和观察万象的智者通过描摹和搜集岩石和土地上自然形成的纹路而形成的一套文字体系。它更多的是用来记录和施法。比起现今的文字，它的组合更像是图画。当巫术逐渐消隐，向着山峦和密林深处退却的时候，地纹也从人们的视线中躲开，藏匿起来。

符文之语

Runes

符文之语是学者从施法轨迹里提炼出的形状而一直补充和沿用的文字。它没有形成句子和章节的基础，主要用以象征和代表某种意义集成或是力量集成。在阿索林书院时代得到它进阶过程中最为广博的发展，圆厅学派的学者在世界各地的为学术大集成工作为它补入新鲜的血液。在塞克泰瑞乌斯迁城，家族之争波澜泛起之后进入低靡甚至衰败期，仅仅在纯粹的学者之间用作研习只用，发展几乎阻断。

沙蒙符号

Shamolf Symbol

狼群使用的图腾文字，大多用于祭祀，不具备句法功能，是一对一指物指事的单个符号，随着对事物认识的增多而不断的加以补充。也用于萨满巫师作为导引的门路。

弗龙氏语

Firongue

龙使用的语言，也被叫做“火舌”，通过三环相套的铜爪圆盘实现，龙用来说的语言和用于记录的不是同一门。龙用于记录的语言非常基本，它们的传承大多依靠记忆。

[其他的语言的设定在增补当中]

VII

书系

Books

将黑暗带入光明。

《英雄诗》

隆冬里的农场主 Farm Manager In Bitter Winter	雷缇纳翁之歌 Song of Ratillnazo	巧工书 Book of Craftsmen	泰拉水匣 Talar Aquacase	斯沃伯塔所编写 的所知家族徽记 与名谱
敬拜记 Worship	铁律书 Ironlex	愈合剂 Consolidant	中庭问答录 Interlocution in HinterGarden	国王的碎齿 King's Clashteeth
冬墓 Winter Grave	侍僧忏悔书 The Confession	锈冠叙事诗 Epos of the Rusty Crown	夏日对歌本	英雄诗

VIII

力量序列

Organizations

咒法，符刻，看啊，听啊，我的耳和眼目，真是不可思议，出自静默的心念，永不间歇的生命。

《惜时长歌》

占卜者

Nostradamus

占卜者灵篷位于石制古墓 Stony tomb 的裂隙里，蒙面的占卜者们用繁复发乌的饰物来装饰自己尖耸的罩帽或者戴上开裂的角以及腐臭的羽毛，穿着层层叠叠沾满肮脏药水和墨渍的斗篷和长袍。他们居住的地方冷若冰窖，散发着死亡临近的潮湿和寒冷。占卜者墓地之中有一座由废弃的墓碑堆砌成的高大歪扭的方塔，在地狱之息渗透时轰

塌下陷成为不可测的深坑，透出熔岩的红色斑纹，便是现在人人畏惧的地棺。

巫魔

Witch

巫魔们的圆塔位于沙原上。手指上覆盖着铜甲，衣着简单但遍布复杂精细金色和绿色织纹并挂着重重铜饰长链的巫魔在圆塔堆砌的厅堂里举行他们熟知的仪式。通常都佩戴着遮住脸孔的陶土面具，面具大多是走兽和飞禽的头颅模样。陶面巫魔关心的是如何触摸生与灵之间模糊的界限并达到交流的境地，因此他们常常迷醉于麻痹精神的药物和汁水，长期饮用让他们的嘴唇和皮肤都呈现斑驳的黄绿或者橙青。

黑角巫魔

Witch with BlackHorn

要小心黑角巫魔，它们是地道的魔鬼，或者说是魔鬼在地面上混杂的后裔。黑角巫魔的群落隐蔽在柱石密布的废弃古城乌埠 Umbra 里。这些高大的柱石雕刻形成了庞大的迷宫。这些魔鬼或其他心怀鬼胎的活物也遵从巫魔的传统戴着面具，这些面具是用烧黑的动物骸骨雕刻而成的痛苦扭曲的人脸或者兽脸，通常这些面具还嵌上了用烧焦的树枝制成的角。这些怪物专注于将它们家乡或者先祖的邪术重现于世，因此它们常伴随着黑血碎肉的腥味。

古代刻面猎手

Ancient Chiseling-Face Hunter

刻面猎手总是伴随着血腥浓重的传闻，他们最广为人知的便是脸上的纹路：与同样满脸花纹的狼不同，猎手的面部纹饰并非用颜料或者符文附着，而是使用骇人的秘术剥去皮肉，注入熔化的金属之后制成。他们甚至用骨，石和金属利用秘术让自己的手指和脚像兽爪一样锋利坚韧，或者使得嘴上拥有能撕咬的长牙与强有力的颌骨。猎手们徘徊在南面黑沼的边沿，几近遍布没有生气的大旷野。猎手居无定所，古老的他们拥有鲜为人知的秘密，说着难懂的语言，沿着黑沼徙居。

九头魔蛇的子嗣

Sons of Lernacious

九头蛇勒拿西奥斯 Lernacious 的传说似乎从未终结，上古地域遗落下的祭司们以勒拿西奥斯为象征分选头颅

作为残存的符号来保留曾经为之供奉的信仰，九头蛇便成了古代信仰的大融合物。活下来的祭司们自称勒拿西奥斯的子嗣，戴着仿刻某个头颅的头罩，隐蔽在旧祭坛的附近。在日后的演进中，罗厄河 Lole 的岸边便有了聚集起的古代祭司后裔筑起的神殿，九个头颅长合在一起。罗厄河污浊不堪，水族难存，这个经由狭路才能到达的群蛇峡谷便成了毒蛇子嗣的残喘之地。

阿卡南

Akanan

阿卡南是蓝袍僧的代表也是代名词，他们是群像壁垒附近的战斗法师的后裔，说着古老的亚卡南语，剥落着蓝漆的铁面兽是他们的标记。身穿褴褛的蓝袍，为了能增强咒语的力量，他们把刻着符文的铁刻用细链挂在下颌骨上。喝着古老壁垒附近汇集的污水，他们手指发黑，唇角污渍斑斑，眼睛深陷。他们祖先的使命是隆冬到来时，杀掉被恶魔污染的法师和祭祀们。

灰木议会

Ashwood circle

古代树木以自然的制衡为信仰并力求能完整记录自然万象的变化。当它们面临死亡和疾病的压迫时，为了不将记忆中的财富沉入遗忘的深渊，它们会选择进入沉眠。在先代树木迁徙，地狱之火开始缓慢蒸煮大地开始，越来越多的树木选择暂时枯萎并入睡来规避这些灾祸。而弗隆泽塔根上的暴君和新教对旧教的压制，使得怀旧和树木们决议保护快死去的旧教教徒及其所剩无几的财产。这一系列促使了沉入睡眠的树木们将记忆联为一体形成灰木议会，并由托诺尼交给奎库都司保管，最后经过伪装被坎德莱所携带。

IX

民俗序列与杂项增补

Folk-custom& Supplement

代沟

Generation Gap

航海家图奥塔宁 85 岁逝世，距离图奥塔宁航海的时代到山德离开弗隆恩高岩去为自己搜罗回早年记忆之间的

时差有百多年。连接这两个时代的人是鲁坦坡的制药工匠埃多甘，他曾与图奥塔宁相识并有过共同航海的经历。从服装上可以区分生活在这两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彭塞拉和卢克利齐这两个地方的居民，他们大多衣着繁复又富贵，完全不嫌弃穿它们是件麻烦事。医生和炼金术士懂得了如何在危险重重的实验中保护自己：塞入过滤香料的长嘴面具和围住脖子以及胸脯的厚厚皮革领子能为他们阻挡坩埚里冒出的毒气或者泼溅而出的酸液。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变化和学识领域的进步都能使得两个时代的人出现分层。相较之下，埃多甘不喜欢很多先进的制品，斥责它们“有革命的怪味道”“特别不友善”等等。但百年之后的新变迁并没有渗透到诸如尼亚兰关这样荒凉偏远的巅峰和岩原上，那里的狼依旧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研习它们的沙门语和巫术符号，探究气象物候的变迁。

潮呼呼的尾巴

Wet Tail

麦格雷尼和他在尼亚兰山原上的亲友相比会显得比较瘦，但是四肢要比这些强壮的亲戚们要长些。这是同样研习自然变化，琢磨万物与大地之间关联的狼的两个分支：生活在湿地和高山的两个不同类别。湿地狼通常有细长的爪子和较矮小的身体，它们飞快的在沼泽间干燥的岩石上跳跃，躲藏在潮湿的长草里攫取过往动物的鲜血涂在串好的头骨上。而伫立在高山上的狼则有着粗壮宽厚的爪子和相对较大的身体，让它们牢牢的抓住坚实的山地，舒张开拧紧的肌腱越过宽阔的裂隙，追逐着呼啸的狂风和嘶吼的雷电不知疲倦。麦格雷尼具有湿地血统，所以体型有所变化。

神圣大地

Sacred Land

大树奎库都司是最年长的角色，它全身心对大地荣耀的信仰和生命循环之圆的热爱让它对神的存在拿捏不准，所以它从来不和山德讲起纪年法的元年如何而来。

有失偏颇

Biase

德肖身为一个森林里的精怪是不怎么看得起地上繁茂的花朵，它曾经说“和树木们不断的把自己的所知凝聚到丰满的树冠上并允许它们随着风到更远的地方去相比，这些小蠢蛋只琢磨着变着花样换好漂亮衣服。”这让他有些

讨厌自己，“我们应该尊重它们中的每一个，但是我却有了这样的想法，真是太不应该。”

妙笔生花

Draw Like an Angel

帕乔里是个绘经师，专门给书籍绘制彩色的图画，或者径直用图画来讲述书中的每项内容。这些书籍通常是艰涩难懂的魔法理论或者古代经文。对于专注于经典书籍的研习与解析的经院学派学者们来讲，绘经师是必不可少的成员。

传说与现实

Tale & Reality

很难说雷加拉多的法杖和雷缇纳翁的传说有什么关联，很可能是真的联系紧密，也会是恰巧的名字相同。帕乔里曾经猜测这头龙和大法师阿索林是有过往的并且质疑过雷加拉多只是奥卡姆放牧在大地上的一小块灵魂或者是更干脆的幻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证实，雷加拉多也没有回答过这些问题。

不知疲倦

Inexhaustibility

雷加拉多的旅行学习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圆厅学派传统的影响，更多是他需要知道更多来弥补日日魔法集大成典籍中的不足和修正对其他教义下的知识体系和信仰的偏斜理解。

背井离乡

So Far Away from Home

埃多甘的故乡是瓦恩兰，在他在雅古佩特港购买药材的时候被图奥塔宁询问是不是愿意做船上的医生，从此远离家乡。当图奥塔宁死后埃多甘去往了药用植物繁多的鲁坦坡居住。他的手杖毒液之网也在航海中折断，后来用长勾蒙德拉代替。

错别字

Wrongly Written Characters

饿嘴巴符文Bams是个恶作剧字符，被画上这个符纹的什物会按照后缀字符的描述吞噬其他东西，而且一副永

远吃不饱的样子。被抓到现行的东西可以看到它裂开了一张大嘴。是个不被提倡使用的符文。Bams, Babble
Macrostomia的简化, babble是喋喋不休的意思, Macrostomia则是面颊横裂这种病症的名字, 也就是所谓的裂口。
帕乔里管它叫“饿嘴巴”符文。

水鸟羽毛

Waterfowl's Feather

人们已经不太认得这只有着扇形尾巴和丰厚胸脯的水鸟是怎样的种类, 毕竟是作为一座城市的象征它已经被加诸众多的美德和好形状, 这些讨喜的品性里也包括的迁徙——人们也杜撰出了水鸟左翼的第二根翎羽引领它返回故乡的传言来。就此市民们习惯于给要远行的人赠送鸟的翎羽, 含有“路途平安无事”, “请一定要返回故土”, “卢克利齐与你同行”这般含义。之后引申到参与重大事件也有赠送这个物件来保佑平安。

奥尔布罗和特里安根在远行前在大广场的一座雕像列柱上一块撬坏了石块下压了一根水鸟翎羽, 暗地里告诉瓦兰萨诺他们一定会返回家乡。这个隐秘的地方时他们小时候打赌谁能爬上雕像列柱而无意破坏的结果。

口音

Accent

无论如何瓦兰萨诺都改不掉他和当地人不同的口音, 他总是把带 i 结尾的词说成带 io 的调子, 把家乡的名字“卢克利齐 (Lucrezi)”说成“卢克利吉奥 (Lucrechio)”已经成为奥尔布罗讥讽他多年的料子作为对瓦兰萨诺鄙视他剑术的报复。同样每次开口叫拉维利 (Lavery) 都说出来拉维叶 (Laverie), 他也习惯把 ry,ly 等发音自动改成 rie,lie 之流。尽管带着这古怪的口音, 但是瓦兰萨诺的确是土生土长的卢克利齐人, 父母和祖父母一辈也无外来人。

闲话多端

A lot of Gossip

会响的尾巴：蛇的土腔之一, 用会响的尾巴来形容那些不真实的消息, 胡诌的玩意。大多蛇没有会响的尾巴, 而有它们的蛇都用它们来虚张声势。

腹足：蛇的土腔之一, 用来形容不擅长做的事情时候常说。

三颗牙齿：蛇们习惯用三颗牙齿来形容那些多嘴多舌或者油嘴滑舌的家伙, 因为正常蛇只有两颗长牙。

好几个头的祖辈：“我那几百个头的先人”“好多个脑袋的祖辈”是蛇常爱引用的比喻意象，来源于传说中的不会断头的多头蛇怪，这个意象在历史的演变中被添加了很多含义

愿你多长一个脑袋。“愿你长出几个头来”这类的语句是蛇的土腔，是在暗地里责怪对方做出了和性格不符的事情，故意整蛊所说的话。在蛇看来，多头是不祥的，暗示他灵魂在分裂的恶兆。

一刻不歇

Not a moment to stop

巫医麦格雷尼的故事是由勒莫尼克告诉坎德莱的，当龙过问精灵是如何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游侠挤挤眼睛示意道：

“事情自有明了的时候，如果不介意稍微耽搁一些时日，和我一起到故事的真正结局里去一看究竟怎么样？”

坎德莱便答应了下来，为了行山路的精灵早就把马匹遣返到附近的蓄马点里做修整，就此他们不得不冒着毛绒的雨往河谷的村落里赶着路，活像身上披着一件潮乎乎的毛皮毯子。

“你这像是要去送什么东西，那些身怀密函的信使都和你的表情一模一样。”

“是的，我有重要的东西要带给和麦格雷尼有交到的小男孩儿，村里人管他叫玛吉恩。”

勒莫尼克把一盏用蜡密封好的煤气灯玻璃内炉交给了玛吉恩。

“这里面装着一些光，来自先祖之光。我知道这扑朔迷离辉光很难抖开它的大氅，全托麦格雷尼的福，他搜集来的那些先辈巫医们的符号带来了这个美丽的结局。”

玛吉恩打开瓶子时里泉涌出来的光芒和浓密的晚霞一样温暖，男孩妈妈的影像在其中走向他。

“坎德莱，你有看到那些随着上升的光芒消失的狼群了吗，我想那是麦格雷尼的祖先们，那些善良而陈恳的巫医，聆听这大地万物的变化，画下描述气象物候的图案，之后又归入它们向往的大地之灵中，与光芒一同奔跑不息。”

记年法

Chronology

坎德莱的家族旧友，迟钝但是知识储备丰厚的老树 *Quercundus* 奎库都司给了山德用植物的变化来记年的办法。这种方法来自于在时间的生长中不停歇的抽枝分叶的树木们，它们自有一套通过自己的变化周期来为时间的进程编

制。出行之前坎德莱得到了奎库都司的帮助，制作了一个时间差值转换仪，这个放置在小橡木匣子里的木石结构装置能将不同植物的计时方法转换到以奎库都司为准的制式上来：这样无论山德走到哪里都能通过采集当地植物来准确知道时间进程，并和过去连成整体。

奎库都司的纪年法为常见的年轮式记年。坎德莱不止一次的过问它起始年该如何计算，老树对此始终守口如瓶。通常坎德莱的计时法便是如此。

X

可阅读的故事

Stories

完整的故事

Complete Stories

i

英雄戏言

哈茨霍恩 Hartshorne

哈茨霍恩是头靠着矿石生意和学识营生的龙，住在弗拉纳根山下的哈茨霍玛庄园里。这附近的乡下人和镇上居民几乎都不认识它，更别提了解它。这样的一个整日紧盯着宝石和其他金贵矿物难以转移视线的书生，唯独能偶尔看到它挎着一只皮革囊袋徒步走到镇上来，把成色不好的石头交给利伯特提奥医生，换些廉价的药物，随后买一盒或两盒粗烟叶。

而哈茨霍恩自己业以确信，已经在庄园里住上了一日半载的辛哈对此已有结论。这只翅膀上满是肮脏灰毛的肥胖蛾子正伏在陶土烟斗上拨弄着面前的纸片，时不时的发出刺耳的声音，尽是“真把我吓了老大一跳，你存了几份塞克台瑞乌斯的赛马日程。而你的脚爪根本就懒得往那个方向迈一步。”“哈拉博萨的植物拓片，我想我的眼睛肯定被烧穿了，你会离开这栋大房子吗？”

以前我可是个勤快人，尽管可能算不得勤快，但比现在要好得多。下一个档口里龙准备出口的长篇大论又被辛

哈的尖叫塞回了齿缝。

“穷马夫格赖姆斯的历险，这可是我还是颗火星子的时候最爱的故事，‘邈邈的格赖姆斯突然从流浪汉们当中跳出来，去抢孩子手里的难看的花环，仿佛他就是个拿着皇冠的新国王了。’”丑陋的虫子念了一会，捻着破纸片接着多舌起来“但我没能听完它，而你毫不在乎的把它烧得只剩个角。”

这会儿的故事接下来是怎样的呢，哈茨霍恩随口应付了几句便认真看着焦黑的纸角回忆了起来。上午的天稍微温和了些，吹进窗子里的风把扎好的窗帘顶得鼓鼓的，像是骑士们快要被长枪挑起的大警。

之后的格赖姆斯偷来了马厩伙计油腻的铺盖披在背上，在可怜的马房伙计追上他之前没能用块变质的黄油逗走一匹油光水滑的好马，只来得及把发霉的草叉握在手里，慌慌张张的逃出了滕伯顿的城门。追兵们的叫喊声就像是远处飘来的音乐声，需要逐个音符的仔细辨别才能听得分明。被穷汉抛在身后的城堡就像现在升起的太阳，云和飞鸟铺成的大路似乎把它推得更远了些。

那么再之后？

“大家都知道他变成了一个屠龙英雄，我听一只落到浓汤里的蚱蜢说的。当时我被玛绪尔搁在盘子边上，不知道这快死的虫有没有说谎。一个穷到要四处行窃的笨汉怎会有这样的好运。”听得入神的胖飞虫插嘴道。

“它没有讲假话给你听，辛哈。”龙接着讲了一会，“格赖姆斯在半路上用一枚劣铜伪造的滕伯顿黑面马铜币从个愚笨的篷货车苦工手里骗来一匹退了役的皇家低地马。那匹马可是非常的漂亮，鬃毛结成了精巧的发辮，鞍蹬还是银质的。于是它载着愚勇的流浪汉有了不可思议的探险。”

“我以为你不喜欢这样远行的段子。”灰扑扑的蛾子指出道，“你可背得挺熟。”

“我并没有不喜欢冒险。”哈茨霍恩耐心的回答，它探脑袋看了看这块林间空地的上空，那儿正飘过一些云朵，它们很快的越过这座大屋翻修过多次的屋顶，被抱着阳光的风赶着往山的另一边去了。“我想我们也有了个好借口出去走走。”龙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叼牢了烟斗，踏上长长的木梯开始往屋顶上爬去。在到处都是焦痕的屋顶上快活起来的庄园主人展开身形和皮的翅膀，空气的味道闻起来想有烧过了松脂，它踩着结实的房子飞了起来。

粘稠的阳光的洪流正在聚集，像是骑着云朵的大军一般，哈茨霍恩直觉得自己像是绑住的红色旗帜，随着它们合唱般的呐喊浮动，跟着它们想着太阳的行进猎猎展翼。弗拉纳根山的山脊在肚皮下像是一道锋利的绿色刀刃，随

时能把龙开膛破肚。骑着马的骗徒格赖姆斯在故事里沿着灼灼山路奔跑而来，手里木柄爬满霉斑的长草叉这会像骑士的长枪一样威风凛凛，背后脏兮兮的布匹扬起像国王的披风一样华贵而威仪。马的蹄腿对道路不挑剔。沙沙作响的山林像是哄堂大笑的伐木工，轰隆滚落的岩石像是百夫长在旅馆里敲着他们的大酒杯。但格赖姆斯早已远离了生满疣一般肿胀的堡垒，笑着的天空看着他和他的马匹，降下盛夏里常有的大雨，像是要把他们刷成空壳。

乘着风的河流，龙展平翅膀，行礼般滑落下山坡，稳稳的抓住了松软的湿草地。火妖不待它吐出烟斗便从齿缝间爬了出来，险些点着了一只蝴蝶有圆点的白色翅膀。

“跟我来，我知道许多的秘密，龙总是能找到并保守秘密。”笨重的龙像少了木炭的火堆般渐小下来，人的臂膀提起拖到地上的厚重衣袍，叼着还在燃烧的烟斗深吸了一口，灰色的烟雾从唇齿里流出来，嘶嘶的像是扭曲的菟丝子。龙带着它的朋友在岩石和草丘间不太灵巧的走动起来。

故事还在言语间不住的前行，穿着破布靴子的格赖姆斯在滑腻的草地上不住的摔跤，还粘着厨房肉汁的鞋浸满了水，生锈的叉尖上裹着泥。他气恼的跑着调唱了起来。“要塞的权杖，鹰头上的王冠。像双最贪婪的巧手，给自己带上石头的面具，挡住金铸的脸。”

“他找到了宝藏？真是说不出的好运气。”辛哈忍不住赞叹道，虽然语气依旧酸得能把火变得绿。

“找到宝藏可是万万不够的，他还得面对可怕的龙。”龙伸手拨开面前的长草，不远处的土丘上堆积着东倒西歪的碎石，青苔把它们弄得像是打满了补丁的铁匠外袍，一座没了胸脯的鹰头雕像斜靠在石堆上，鹰头上的权冠攀附着细小的春藤，似乎在等待着兔子跳进它碎了钩子的嘴里。

“嗨。”火妖居然自觉的压低了它扎耳朵的声音，似乎在担心会吵醒那群堆叠的石块，“和故事里说的藏着金币和宝石的洞穴一模一样。可是只会在马驹蹶子的时候狠狠踹倒它们的莽夫，也不能挥着拳头打开着石巨人蹲守的大门吧？”

“他可是个心脏里长老鼠尾巴的窃贼呢，这点儿诡计可难不倒他。”哈茨霍恩把烟斗交给尾巴牢牢缠住，险险的跳过几块滑溜的岩石，来到小丘的矮脚下，在那儿他尖利的爪子抓住散发出脂香的低树枝，拽得树叶间银红，金朱的果实碰到了它的头。树木们松开了紧握一起的手，一扇打上了铁的活板门在明亮铬黄的花朵下露出脸来。

“来吧，伏在金山银山上喷吐浓烟的恶龙，宝藏里没有一枚金币属于你！”被露水打湿了的胖蛾子忍不住念诵起

格赖姆斯屠龙前的呐喊来。它不住的用厚厚的毛翅膀拍打着朋友的脸，催促着对方打开这扇神奇的门板，似乎通过它，自己也能获得英雄的祝福一般。“哈茨霍恩，你可真是好样的，我本以为你只是个闭门不出，看着宝物发呆的笨蛋。”

所以我才需要些擂动心鼓的故事来，龙用力抿下嘴藏起来快要翘起的微笑，一手不着声色的遮住活板门一角上小小的铭文“哈茨霍恩的临时宝石仓库”。

注释：

格赖姆斯 Grimes 滕伯顿里有名的屠龙英雄和市井里的坏蛋。为哈茨霍恩自己编造出来的故事里虚构的人，没想到居然被传开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津津乐道。

ii

鱈鱼的歌

塞尔乔 Sergio

迈尔吉兹壁垒嶙峋的楼塔尖上已经升起了月亮，它灰金色的网把山峦的夜晚化为旧礼堂上蜘蛛的薄纱。壁垒中央的广场上铜池里盘绕的水流对夜低语，金链树的花序低垂着头颅听着这睡意缠身的声响，直到灰暗的烟与灰烬吹起了地面上年老的尘埃和叶片，深邃的黑影攀爬上铜池上女像裂开的头颅，像是上面险险浮游着一条腐坏了半身的黑鱈鱼。

那黑色的煞物沉默了一会，开口轻轻的唱起来，如同宣布讣告一般：“

你这死神的黑衣领

魔鬼嘴里专横跋扈的舌簧

坐在牧师的颅骨里

叫声刺耳的吟唱死亡之曲

砾岩上市侗们的脏飞沫

暴徒手上粗粝坚实的老茧

由着你领着作弥撒。”

一曲终了，身形垂垂老矣般的歌者拉起虚无的袍盖住头，任月光与火星落在黑雾的褶子里。剩下女像的头发里流下的水潮潮的七嘴八舌，似乎它们一时间能无话不谈。听听它们在说些什么：塞尔乔·斯蒂文斯，黑尾的斯蒂文斯，给我们说一个故事。于是这暗暗抖动的黑火继续唱到：“

在枯叶修葺的营地旁，一座没有美酒的酒窖

肉体垂着如同枯树上的菟丝子的店主

魔鬼的灵长，只需颌首

便能把穆龙根弄倒在尘土上

‘世界的桎梏已化为碎末，察觉到与整个尘土的联系，是时候离开，在天边震怒的星辰燃烧之前。’”

塞尔乔·斯蒂文斯，歌声酸馊的斯蒂文斯，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水流噗噗的发声，肆无忌惮的叫着泼起的水溅入污浊的浓雾中，嘶嘶的磨着牙消失在黑烟的丝线之间。

我衣袍上的灰烬与烟尘为此哄堂大笑，塞尔乔压低声音唱到，我是个迟钝的纸笔上的劳工，我透过烟的面纱看得到，在字句交织成的景致与歌声之中，古老的话题融入了新的心智，抽枝分叶，绽放生命并听从感官的寓教，成为尸首。琐碎的修辞格困住真理的侧影，敦促逝去了的盛放，在被染病的冬雨到来之前，把我们结成果实。

塞尔乔·斯蒂文斯，没有心脏的斯蒂文斯，我们想知道你是什么。

我是一颗心焚毁的灰烬和升腾起的黑烟，它又看着水流之间相互拱涌的波纹唱起来，我不知是否是继续活着，生锈的镰刀收割了生命的痛楚，如果我能帮助一只迷路的仿声鸟找到它的绳线，我就不算飘忽的烟尘。

一滴雨水砸破池水的表面，越来越多的水滴穿过层层的黑夜的幔帐，投下冰冷的利矛。被黑雨和灰风的爪牙撕扯得稀疏的黑鳟鱼从铁像上跃入黑暗中雨水的涡旋，游移过浓重的雨幕，渗入沉默不语的山墙大教堂。

关于文段的小注释：

塞尔乔的第一首里说到的两个物象分别是乌鸦和麻雀。这来自伊德与卢卡斯的创造者 OED 为塞尔乔编写的一段演出剧目里“乌鸦与麻雀哪一种更可爱”给的一些小灵感 XD。

穆龙根 Morogenēs：穆龙根是弗缇纳铎王时代东陆隆戈巴尔迪壁垒里的骑士，同时也是当地的执法官。在传说中抵抗北方巨人后裔的过程中作战勇武。为剧作里常出现的意象之一，象征力与勇敢。

重影叠嶂

雷加拉多 Regalado

黑夜的大氅缓慢的覆盖了穹窿，山峰在静寂的夜晚如同高傲又坚韧的灵魂。森林里是疾行不止的晚风，它簌簌的唱到：

在古老的经院时代，

每个彭塞拉人都引以为豪，

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学者和书籍。

（改编自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

一个巨大的黑影背着闪烁不止的星光，它甚至遮蔽住了照亮着群星的银白色月亮。在这片柔和的月光给山峰那平坦的峰顶抹上了纯净的光晕，包括耸立在上方的古老的石塔。这座用坚硬的山石打磨成的白砖和粗糙的灰泥浆建造的高塔曾经是智者最后的荣耀和辉光，现在却在时间的边沿苟延残喘。

在夜幕的拥抱下无声无息的塔楼被沉重的风打破了寂静，一双用铁包了边的长靴踩在石砖上的声音似乎期盼着它能醒来。接着是活板门生了锈的旧锁被打开时发出的低声絮语，被月光拖长了影子的陌生来客顺着破损的石梯向下走去，他穿着陈旧的蓝色和灰色粗布缝制的学者长袍又脏又破，被山顶上的来风吹得鼓起来。

能看到群山的露台已经闲置了，还有一块用旧了的维尔语圆盘躺在地上。访客弯下身子把它捡了起来，专心的想要把这个转轮不太灵活的圆盘修整好，他调整了一会儿还是毫无结果，只能小心的握在手上。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空的，来客站在旋梯上稳住了脚步，他不太想得起来。但他还记得这里曾经热闹非凡，几乎把石阶都挤满的书本尖叫不止，那时候他在这座塔里的时日并不孤独，这儿曾经有一个穿着学者长褙的年轻人捧着做工精巧的铜鲑鱼爱不释手的看着，然后再抬起头来看着他。

“雷加拉多，你也来看看，它简直比真的鲑鱼还要漂亮。”年轻学者把铜鱼塞到他手里，“观察每一件东西都是机遇，可遇而不可求。”对方不容分说的解释道。

“有很多人都在看，并不差我一个。”过往时日里的访客，或许现在我们可以称呼他雷加拉多。雷加拉多的表情

不冷不热，似乎长着一副不为所动的铁石心肠。“阿索林，你看，你周围到处都是人，正在端上美酒和银杯的老管家，坐在地上刷洗陶罐的手艺人，还有满脸胡子的刽子手。”

“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遮不住它。真正的财宝不会被这些幻影所遮蔽形貌。”年轻的阿索林拉起兜帽来遮住一头乌黑凌乱的头发，放开声音念诵起来：

哦，雷加拉多，你要接着听我说

晨曦淡漠的明天

刻板的学者将会欣喜若狂，

在彭塞拉圆顶的礼堂中，

他们热烈地辩论不休，

谬论将倒在学者熠熠生辉的长矛之下，

还有我不朽的预言，

一个伟大的巫师将诞生在北方。

（改编自《苹果树》第一节 8—16）

“你背错了，是‘穆杜，你要接着听我说’。”雷加拉多耐心的纠正道。

“可是现在是你在我跟前，穆杜早就在泥土里睡了好几十个世纪。”阿索林欢快的把好友的提示推到了一旁。

我又想了来了一些，雷加拉多走下旋梯，做到餐厅里长长的桌子边，用指尖上冒出的发黑的火焰点燃了郁郁寡欢的蜡烛。他抬起头来，似乎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又坐到了他面前。

“阿索林，我从小就不能摆脱他们，我是说身边的这些影像。它们和真的人群混在一起，我试图把它们都赶走，或者杀死，但是没有任何成效。你怎么能跟几乎能填满世界的影子战斗呢，而且那些都是我的影子，只是样貌不同，但我知道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我。或许你有办法，但是我只能选择看着它们，然后闷闷不乐。”雷加拉多叠着手臂坐在铺着白色格纹的长桌上，面前煎好的肉排完整得和刚端上来一样，虽然距离开始用餐已经过去了烧干净一支小蜡烛的时间。

“你没说错，我当然有办法。”阿索林用手用力擦着紧贴在脸上的胡须，上面沾了些糖，“你看，我正在聚集热

情又坚韧的学者，在彭塞拉柔软的绿地上筑起新的书院。当知识在这里汇集的时候，自然会对此有所帮助，我从不食言。而且我想你的灵魂大概是有多个切面的漂亮宝石，才足以投下这些活泼的影子。”魔法师咯咯的笑起来，拍了拍手，背诵起他最喜欢的书卷片段来。

月亮在树冠上弹奏出美妙的风之歌，
唤醒书卷舒展开圆轴，发出甜美的芳香，
笔和墨汁在香醇浓郁的空气中，
真理抓紧热切的学者，长成坚硬的根须深植于心底，

（改编自《树人的秘密》）

雷加拉多听着朋友的声音，扭头看向窗外。那时的自己和现在一样，看着窗外的群山屏住了呼吸，月光静寂无声。

那么再后来呢，访客从满是灰尘的长椅上站起来，继续向下走去。他穿过空荡荡的长廊，安静的书房，脚步声重重叠叠的响，仿佛他的老友正陪在身旁。

“我的决定不会有什么改变，你知道，人老就容易固执，就像老树牢牢盘住大地一般。”阿索林的影子被墙上爬出来的灯光拖得老长，和他的人一样佝偻。“那些谬论和危险的谎言会威胁到我的书院和我所爱的朋友们，我得赶紧的把它们都拖入深渊里焚烧。”

“但是你没有必要非得把自己搭进去。”雷加拉多不耐烦的打断了挚友絮絮叨叨的陈述，他一个字都不想听。

“如果我说，我还能带走笼罩着你的，你的所有的影子，你就不会这样说了。”阿索林咳嗽起来，“关押着那些谬误和谎言的书籍都已经囤积在我稳固的地下室里，明天不要再来拜访我。”

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阿索林，雷加拉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的走到了塔前空旷的院子里。沁凉的山风在他身边飞着，就像是自由的幽灵，跟随着远方的溪流和河水一起流入黑夜的更深处。

再也没有随处可见的幻影，同时也不见了不停下咏颂书籍的挚友

一身旧袍的访客迎着风向山峰的陡崖初走去，月亮被过往的云遮住了一小会，当它再出现的时候，山野的另一端，一个巨大的身影在飞翔。

下笔有难

帕乔里 Pachauri

养爬山虎就得动动筋骨去给这些多手脚的伙计搭个架子或者更好些的棚，这样待到它们枝繁叶茂的时候就能在房后花园里看到柔和的阳光从枝叶上缓慢的流淌过去，再和房前屋后吵个不停的细小瀑流汇合到一块跳下山岩掉进卢根湖里面去。现在帕乔里正坐在他精心护养的藤架子下面，他面前的方石桌子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墨水瓶子和笔头各异的毛管笔。经验丰富的绘经师用力按住手下的一本厚厚的大书，一边念诵着诗歌，一边画下妙趣横生的图案。

在国王弗缇图铎驾前

阿尼穆斯行色匆匆

统领军队

愤怒难平

誓报大仇

勇猛作战

当他用金杯畅饮时

美酒犹如泉涌

当他奔赴战场时

杀死敌手足有百人

(改编自《亚瑟和看门人的对白》)

绘经师用了些时候才把关于这首诗的图案画好，之后他用指关节轻轻敲敲那本有点发烫的书：它布满的棘刺和短角，纸质粗糙；这立刻招来了后者的极度不满。

“听我说，帕乔里。是不是已经画了足够多的插图？”深红色皮革皮面的大书身上有一点在微微晃动的金色碎屑，头顶上柔和的阳光里漏下来的，“我的翅膀根疼的厉害，头冠几乎都要裂开。当然不是真的裂开，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非常不好。”

“没有，哪有一本书一个字眼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几幅图呢，我们还得再赶赶工。至少要再画那么几幅才算好。”帕乔里的语气告诉红色大书他的脑袋似乎也很疼，“哈茨霍恩，你变形的技法得再用点功，这看起来真的不像一本书，我很担心往返的商人他会一眼就认出来，然后严词拒绝把你带出镇子。我多么完美的谎言也不能欺骗他这是我要捎给朋友的旧书。”

“可是要再继续画下去说不定就要到晚上，商人肯定早就离开范恩堡，我去找我的旧友利伯塔医生就得有耽误一天。感冒对于一头龙来说虽然不值一提但也足够难过。”

林间的轻风穿过不远处隆隆作响的大瀑布飞上来，抱着凉冰冰的水珠子抓着木架子上垂下来爬山虎藤条轻轻摇来摇去。山野的凹陷处可以看到堆积成群的云朵和把它们都染红的光，帕乔里坐直了一点，看着在时间的流动中走近的夕阳，想起小时候反复读过的诗句来。

斑斓的黄栌树，你长在泉边，
还有谁比你更勤于更替，婆娑可爱。

当我年少的时候，
我曾躺在你的脚下，
和把云朵焚烧殆尽的夕阳一起。

五十年不受羁绊，
我如鬼魂般忧伤的游荡，
却曾经手不释卷，嗜读如命。

我在这里住了很久很久，
顽皮的矮妖也不能使我迷失方向。

我却不能安然入睡，
想到我的古阿索林书院主，我的理想
已令我激动不已。

我经过了太多的不安，太长的等待

愿最后大地赐予我自由与安宁。

（改编自梅林传说诗歌《苹果树》第四节）

就这么想着，渐渐的阳光已经快沉到山下去了。帕乔里回过神来面带歉意的看着变成了一本怪书的他的挚友，小声道歉说：“好哈茨霍恩，你是不是觉得感冒好了些？我刚才有些走神啦。”

“我能看得出来你在想一些平和却不错的事情，所以没有再叫你。”哈茨霍恩蠕动了一下，这次可不得了，它剧烈的抖动了一阵，从纸页间喷出一小团带着黑烟的火焰，把好几十页的边沿烧缺了一小块。

“对不起。。。我不能忍住不打喷嚏。。”可怜的红龙压低声音道歉说。

帕乔里站起来打量了一会房屋拐角那儿停着的一架双轮单座的马车，觉得拜托商人把生病的红龙带出范恩堡比不上下面这个主意好。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用我自己的马车。”绘经师抱起还在冒出浑浊烟气的书本说，“我们去借好邻居的一匹好马，然后带上一点吃的就能上路，保证午夜的钟声响起来之前就能到沃尔罗普。希望沿途那些久日未见的景色能给你没那么难受。”

“我喜欢这个主意。”红龙附和着说。

夜幕轻轻拉起帷幔遮住了逐渐变暗的天空，帷幕上闪亮的钻石，不，那些美丽的星辰闪烁起来。绘经师驾着马车载着他要去求医的伙伴从林间疾驰而去，他不时的注意到沉静下来的山和树林间的景色，听着座位上哈茨霍恩开始唱起的歌，这是他今天早上刚做过图画的歌谣。

我是一个卓越的歌者，

我的歌声在这个深蓝色天鹅绒的穹窿下回荡，

在这个隆起高山和森林的大地上回荡。

夜色里星光如美钻

我们面前摆着色泽亮丽的美酒。

三辆范恩伯格马车跟随着费穆

只载着七轴书卷，其余的书都在孔布里沉睡。

(改编自亚瑟和圆桌骑士圣杯传说诗歌《来自神界的战利品》)

v

善良怯懦的炼金术士

奥彻缪托 Alchemilisko

“我得竭尽全力来回忆和描述我这三日来和发黑的毒蘑菇汤一样吓人的经历。”伊格纳西奥哆哆嗦嗦的捧着一碗秋葵汤说。“如果好奇心提起作祟，山德，请不要大意的提出问题来。”

“三天前我自己驾驶的那辆单人弹簧马车在半路上出了倒霉的状况：我的马奥兹坎的两条腿都染了坏疽——它在出发前走路就颇为古怪。这使得我不得不杀掉了它并把车丢在路边——书卷的霉斑！那天下着能戳穿人脑袋的大雨，我来不及系好皮斗篷的绳子就赶紧的往近处的一所坏房子里赶过去。”

“在说接下来的事儿之前，请允许我先说说那破旧老屋的样子。看得出来它曾经是价格不菲的乡下豪宅，看看它用弯花铁和橡木装饰的大落地窗和依喜好扩建的部分，绝对是大乡绅的城堡。但是已经快全毁啦，整个儿庄园就剩下外边儿的山墙是挺得直直的，屋子里到处都是潮湿的灰尘和木头腐烂的坏味道。”

“那可真是引人入胜，看起来是个好故事”山德的脸颊有些发红，看起来兴趣十足。

“绝不辜负了你的好奇心，我的好书商。”伊格纳西奥咬了一口咸肉，喝了一会汤继续说。“我出发的时候是下午，这时候已经是晚饭的时间，大宅子里迅速的变暗，雨点子抓挠窗户和墙壁的声音好像外面有大群的魔鬼。我的打火匣和火柴已经和跟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让人绝望，这个时候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出现啦。”语言学者抖了一下，差点把树莓子浆弄到鼻头上。 “我只听到了嘶嘶的吸气声或者呼呼的活动喉咙的声音，那声响带着一副神经紧绷的样子说起话来：‘请到餐厅里来吧，今天的食物并不是很丰盛，总好过饿着肚子，我准备了烤鹿肉和坚果汤。’”

“你知道我都怀疑自己长着八个心，所以自然是信不过这诡异的邀请。大概是见不得我这样不搭理它，于是又讲起话来：‘我这就把烛台和煤气灯都点好，再不来的话肉和汤都要凉啦。’”

“于是你就去吃了那顿只能算饱肚的晚餐。”龙的话里带着点儿讥讽，这让伊格纳西奥不满的提高了声调。“那样的鬼天里我只能碰碰运气！而且接下来的事情说明我的选择没错儿，我独自一人在长桌上吃下了小半条鹿腿和一大碗汤。”

“让客人一个人吃可不是待客的礼数，亏得它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山德凉冰冰的继续开口道。

“已经比期望的好得多，至少没把我摆到盘子里去。”语言学者把视线转移到另一盘浇了酱汁的腰花上，“而且还给我安排了一间大卧室，虽然被褥生了点灰的霉斑，不过掸过之后还算能用。”

很快晚餐进行到了一半，伊格纳西奥的厨娘拉普拉斯太太又端上了一整只的山鸡，这让语言学者亲切的责怪起来：“我亲爱的老女士，你这样的菜量简直就是拿来喂龙的——这是我昨天去参加打猎得来的战利品。”他对着龙介绍了一下这可怜的猎物之后继续道，“继续说我的奇怪经历。那天大概是因为太累所以晚上居然没有因为疑惑和细微的恐惧而醒来，当我第二天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发现脸上爬着一只顽皮的蜘蛛——老天，这居然也没能把我弄醒。”

“好奇永远是语言学者的诟病，它指引着我下决心千方百计的要找到声音的源头。下了床之后也懒得去理好头发就去拉了门把手——这下着实吓了我一跳，外面端端正正的站着一个人，他厚厚的皮大衣穿的鼓鼓囊囊，脸用长嘴鸟面具遮住，散发出一股古怪的味道。

“‘一起来用早餐吧，我捡来了几只昨天被雨打落了的鸟，做了些肉汤。’”

“我猜这是昨天晚上招待你的声音的主儿。”山德认真的说。

“你可猜对啦，那么你一定也猜到我跟着他继续吃了一顿简陋的早点，没有什么书可读。就算有也不能给我的早餐时间增添色彩。”

“这句我可不大明白，”龙把尾巴绕道椅背上选了个舒服的姿势放好，“我想听听这些细节。”

“那个目前算得上好心的怪人倒是有那么几份定期小册，还有几本缝了线的旧书。那些册子我还是认得的，老埃多甘为每次医生集会做的笔录整理成册子《愈合剂》——你知道我对那个是了无兴趣。而那几本书我确是看不明白，都是些公式或者其他文字写就的说明，字形干瘦古怪，和那个怪人一样。”

“他或许是个制药的医生，”山德猜测道，“可是他住在这样的地方，即使被病人所唤也难以及时行医。”

“而且也不会到这样的地方就医，”伊格纳西奥吃下去了一只山鸡翅膀，满意的吮着手指说，“我有问过他这些，在几乎没有几句对话的餐桌上。他似乎很害怕和我讲话，哪怕是说说晚餐的计划。‘上户人家曾是富裕的医生，后来卖了地产到城里去经商，把这些拉杂留给了我。我并不是做这行的。’怪人这么回答。”

“下午出了太阳，天放晴的速度也够吓人。我甚至能听到湿漉漉的木头被太阳晒干得发出卡卡的裂响，而故事就快要结束了。”

“我的午后打算是拿着毛掸子到大屋子的书房里，那里虽然几乎被搬空，但是还有几本类似《卡莉的马车在新月地》这样的时下小说。我想着擦擦干净那把皮椅还能在柔和的窗边阳光里打发些时光，等着家里的马夫顺着路来接我。”

“怪人也抱了些书来，都是发脆的学术摘录。阳光越来越烈起来，屋子里像是个干燥的小火炉，混着外面泥土和新草的味道。怪人的厚皮袍让他不自在起来，匆匆的收拾好椅子和坐垫就急着往阴凉的地方走过去。”

“‘为什么不把这魔鬼皮一样恼人的厚衣服换下来呢，昨天我还在卧室里找到了麻布无袖罩衫，虽然粗糙了点总比这个好。’我拉住了他的肩膀并提出中肯的建议，这一拉可不得了——我的火枪手袖上钉的玛瑙扣和他鸟面具的扣带钩在了一起，在怪人没刹住脚的时候一下拉掉了那个面具，接着他很快的跑出了房间，并消失在长廊的尽头。”

“他的脸是个要点。”山德指出说，“我想你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会忘记的。”

“有着爬虫的眼睛，眉骨和下颌都生着带细长尖刺的皮肤，像是蛇或者别的什么凉凉的动物。”伊格纳西奥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而且我似乎从衣服翘起的下摆那里看到了他的腿。。那肯定不是人的腿脚。。”

“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埃多甘试图询问他是否有这么个读者，我抱着非常小的希望等待答案。结果是令我惊讶的：他今早来信说道‘你所谈论的定是炼金术上颇有天才的毒蜥奥彻缪托。’”

“那么你肯定不会就在那当口离开老屋子。”山德继续发问道。

“那是一定，但是从那会开始我就再没见到着叫奥彻缪托的炼金术士。晚餐的时候我竟然在长桌上找到了一顿野菜沙拉，夜晚凑合着回到那房里睡。而第二天再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晃荡颠簸的马车上，我的马夫詹宁回过头来惊讶的责备我：‘老天，先生你真是出奇勇敢，一堆篝火都不升的一个人躺在荒草丛里睡着？值得庆幸的是你还知道裹上一条不知从哪儿来的被单？’”

“我明明呆在旧豪宅二楼的卧室里！我大声的反驳他说。”

“您一定是在野外过了两天而有些糊涂啦；詹宁疑惑的说，‘那里可什么都没有。’”

讨价还价

巴因乔 Baingio

巴因乔黄色的眼睛死死盯住站在书橱暗门的那个陌生访客，两条眉毛几乎都要绞到一块儿去。不是我非得忍着足以把肚子烧熟的火气，你看看，你们看看！巴因乔继续看着那个连拜访前必须端上的信函都没有的客人，手里用力抓着的沾水毛笔尖儿已经戳穿了几张稿纸：那是个寒碜得要命的家伙，带着一顶帽檐脱开线头而且油乎乎的圆边毛呢帽子，有点儿发虚胖的身子裹在缝补了又缝补的糙布短褂和长裤里。他佝偻着背，瑟缩在门边左顾右盼的不晓得要做什么。

“赶紧的进来吧，远道而来的先生，或者是就近来访的先生。”魔鬼没好气的招呼着，强迫自己的嘴巴拉开一个难过的笑脸。看在魔鬼之主的份上，给我离开那扇门，别蹭脏我的书本和柜子！

门边的穷苦先生听到这声尖叫显然被吓坏了，他小心翼翼的扯着松垮的裤管绕过暗门边放着的几个陶罐，几乎和小孩儿学走路那样一点点向巴因乔坐着的桌椅挪过来。很快的，当他看到地上画着的一群争先恐后爬出白色烟雾的图案和字符时又哆哆嗦嗦的停了下来。

“过来！抓紧时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巴因乔忍不住嚎叫起来，之后它像是意识到这是不合体统的：巴因乔一向用传统魔鬼应该具有的品质来要求自己。我不应该这样粗俗，它暗地里安抚自己说，我应该是一只优雅又狡猾的黑狗，潜入人们装满书籍和器具的脑子里，让他们的知识之树枯萎又腐烂，让他们的道德之湖干涸又龟裂。这么想过，他立刻换上了温和的笑脸，咬牙切齿的解释道：“你们人类自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诸如贪婪，妒忌等等和毒汁一样狠心的品质，但是这和我们魔鬼比起来真是不值一提。如果没有这些相貌繁复美丽的护符，我想我的房子早就被从深渊里伴着燃烧的河水一同冲上来的我的亲朋好友毁个七七八八。它们就是看不得别的魔鬼有个完整的东 西。”

穷先生睁大眼睛点点头表示他已经明白，又蹒跚的跨了几步来到巴因乔的大书桌前，踟蹰了一会，才牙齿打着颤开口说：“魔鬼先生。。我。。我这次来。。是。。是有重要的事儿。。”

“不必，不必用这种口气。”巴因乔的心情好了一点，因为来客的事情总算是过去了一点，那么再过去一点，它就可以把他打发走，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有什么事尽管讲出来，我有那么可怕吗？不过是脑袋上多了些角或

者别的什么东西。我想，你肯定是个勤劳的农民，家里也会养些胖乎乎的绵羊或是聪明的山羊。它们也有角，而且非常可爱。

“我叫克罗旭，克罗旭·格拉桑，是隆戈巴尔迪壁垒附近草场的农家。”可怜的克罗旭的舌头总算捋直了点，“我听很多人说您有收藏很多废弃的建筑物，然后把它们放进玻璃球里保存好。经过打听我确定您的那些漂亮房子里有我曾祖父索莫·格拉桑的一套老宅子，我想把它要回来。。。”

巴因乔闻声极快的从椅子上弹起来扑到桌子上，爪子深深的抠进了木头桌面里。它狐疑的盯着克罗旭好一会，僵硬的脸才有了些缓和。“我想您肯定是哪里搞错了，克罗旭，或者我可以亲切的称呼你为克罗弗，我这儿没有。。。”

“千真万确！”克罗旭不知道从哪儿突然来了勇气打断了魔鬼的话，从怀里掏出一份已经发脆了的地契以及几张生意账单，“您可以仔细的看看，我保证不会讲谎，这是我的曾祖父老格拉桑的地契，这是盖房子的时候从隆戈巴尔迪书记官那儿拿来的许可。。您看这张，这张，我就是为这而来的！”

魔鬼几乎是用抢的从农户手里扯过来那几张重要的文件，这是去年它参加卢克利齐艺术品展时送去的展品目录，上面真的有写“五号建筑物：索莫·格拉桑的房屋。”

没有，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拿走这些可爱的房子！巴因乔的手颤抖起来，它努力克制住这种让自己看起来非常不得体的情绪，把所有材料轻轻的放在桌面上，打算用魔鬼最擅长的可怕交易来吓跑这个看上去羸弱的农夫。

“我亲爱的克罗旭，”魔鬼再次微笑起来，“你看，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魔鬼。你作为格拉桑家的一员当然是想要回这套房屋，但是我不能白白的把它送到你手里。有付出才能谈论回报，我们做个交易，我有你曾祖父的房子，那你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我？”

“我。。我想只要你把房子还给我。。。我死了之后灵魂随您扔进炉子里煮成汤或者别的什么。。。”

“这可不是个好交易！”巴因乔声音上升八度的拒绝道，“你以为我也在给那混蛋的地狱工作？在那里我半点好处都没捞到！我告诉你，现在给政府工作真是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而且当你被发了一根鞭子或者一把破斧子可以去看管那些可怜虫的时候，后面还有成群结队的魔鬼等着把你挤兑下来自己好去过把瘾，我才不要接手这种破事！”

“我真的一无所有。。”农夫开始在魔鬼的尖声叫骂中耸着肩膀唏嘘起来，“我家现在乱成一团，贪财的亲戚们已经把我和孩子们踢出家门。。然后卖掉了我的房子和草场瓜分了钱。。我快活不下去了。。”

说着克罗旭用沾满鼻涕和眼泪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几个金币来，“我只有这么几个祖传下来的老钱币。。。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介意，我当然介意！已经气得跳上桌子的魔鬼气氛的嘀咕着，低头看着克罗旭手上那几个缝隙里都是泥土的金币，深呼吸了几回，严肃的开口说：“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欺骗是魔鬼的优点，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和我说谎。”

“当然是真的，我的孩子还在您的房子外面等着我带着房子回去和他们住。。。 ” 克罗旭的眼神里满是乞求的看着巴因乔，好像能用目光从它身上粘出一栋房子来一样。魔鬼受不了的转身用带尖锥的尾巴拨开厚厚的大窗帘，透过拼花大落地窗它看到外面有几个套着破烂衣服的小孩儿在追打，忠实的魔鬼佣人们叽咕怪叫着试图把他们赶出去。

好吧，巴因乔转过身来，手指在金币上点来点去，然后不耐烦的一把推回去。“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你曾祖父的房子和这些圆片一样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把它拿出去参加展览真是我一生的污点。带着你的房子赶紧滚蛋吧，你的鞋子都把我的房子踩得比泥沼地还脏！”魔鬼声音越来越高，它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里面嵌着一个小房子的玻璃球塞进呆愣着的农夫手里，“打烂它，就有房子住。你的目的达到了，在我没打算把你的孩子的头颅用来做房脚出水口的时候，马上滚！”

“魔鬼要足够傲慢，而且适时暴怒，对事物贪婪无比，永远饥饿。。。 ” 巴因乔翻着自己写下的魔鬼美德，小声读着。里面并没有记下任何“心肠软和，忍让，善良”等字眼。

好心一次不等于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传统魔鬼，巴因乔反复的劝说自己。不就是送出了一套房子这点小事儿，没必要放在心上。

这么想着，他觉得心情好了很多。

vii

在锅里爬来爬去的药膏

埃多甘/埃多甘娜 Erdogan(a)

我总是和滂沱大雨过不去，呼噜呼噜的雨水把鲁坦坡上的泥块和碎石弄得湿乎乎的，然后一刻不停的把它们扔

下来,要不是有更多的藤萝和灌木用坚韧的根须把山岩和松土牢牢的抓稳,狂风暴雨非得把这里弄得四分五裂不可。

虽然充满了艰难险阻,但是我对去到坡底下埃多甘的屋子还算得上轻车熟路。很快的我已经看到这个多年没有拜访的坡底洞屋子的木栅打开着,里面连续不断冒出的浓烟里满是狼芥子期期艾艾的苦味道。

“我不会介意爬满了鞋子的淤泥,因为这里面已经够乱的。还有,埃多甘不在,今天是埃多甘娜。”一个年老妇女快活的声音隔着嘴碎个不停的雨声和木栅被风吹得格格响的声音钻出来。

“快进来,被雨水浇透了的伊格纳西奥,我这里还有来不及吃的山鼠饼和醉浆草根煮的汤。”

“完全没有胃口,埃多甘娜,彭塞拉引以为豪的晚宴都不能提起我一星半点的食欲。我前些日子去了正是热季的埃尔哈 Ehrha 高地,现在被那里最让人恶心的热疾缠住了内脏。”我坐在木栅边的一大块树根上随着一个陶土罐子里爬出来的小蜘蛛们格拉格拉的吃着靴子上的泥浆,直觉得想把眉心皱成一团。“所以我来找你,你是我认识的最好医生,看在朋友的份上来一剂最好的药。”

“热病是细小的魔鬼,它总能很快的找到那些在无形的焰火里胆怯的弱者,然后钻进他的肚皮里,一口一口的咬他的灵魂,一下一下的吃他的血肉。”埃多甘娜从一堆叠起的锅后面绕出来,她矮胖的身子裹在又厚又长的灰袍子里,生满蓬松打卷儿的棕头发的脑袋有一半塞在满是灰尘的尖顶帽子里,宽宽的帽檐被药烟熏得变色得厉害。她扭着身子艰难的在高高摞起的书堆和挖回来的土块间行走,举起手里雕成蛇脑袋的长钩子拉开一个个几乎要伸上天花板去的抽屉们。

“你得吃些能酸掉舌头的雁尾蓟,还有从最松软的湿粘土块里被赶出来的小甲虫们。”她轻快的嘀咕着这些可怕材料的名字,换下勺子来用长柄的小弯勺把它们从抽屉里弄下来放在坩埚里。

“太黑,太黑啦!你们这些懒家伙,多来些光亮!”埃多甘娜皱起来发红的胖脸,手里的勺子不住敲打着用绳子拴在屋顶上的大玻璃瓶子,那些趴在瓶子底上的发光小昆虫们吓得乱作一团,撞在瓶壁上啪啦啪啦的响。连我这个本该受到良好照顾的病人都被她叨咕着赶到附近一个土凹修成的小书房里去。

“你可以用好的其它灯具,煤气灯或者煤油灯都好。”我自认为提出的恰当的建议,却被着个忙碌的胖女士拒绝了。

“我厌恶那些东西,它们都带着一股革命的怪味道,气势汹汹,一副要把世界戳出个窟窿的架势。”她一边说着

一边给坩埚盖上盖子，点着绕满污黑烟雾的绿色火焰——那场面吓人得要命，似乎埃多甘娜在锅子里塞进了一头垂死挣扎的恶魔一般，那可伶的器物抖动个不停，就在我担心它快要碎成好几块的时候，那邪恶的玩意居然安静下来。

“看，我总是很讲究效率。”女士得意的用蛇脑袋长钩子上的那对牙提起盖子，从里面拿出一只褐色的蜥蜴来，它似乎被捏痛了尾巴，在空中不断的扭来扭去，往下滴着粘稠的残液。

“安定祥和的书院。。我是不会吃它的！”我惊恐的尖叫起来，“埃多甘娜！那可不是药！”

“别指望我能给你做出一个蛋糕来，”女士咧着嘴嘲讽着说，“快张开你的嘴，否则这些热乎乎的小魔鬼能把你吃得剩下皮。”

之后的事情我不忍心再去回想以此来折磨自己，即便是睡觉的时候我还觉得那条爬虫在我肚子里爬来爬去，思忖着哪一块比较美味。

第二天已经完全放晴，山坡上的湿土已经不影响马车的前行。在我的马车快要走过风石口的时候，一个干瘦的高个老人拦住了它。他戴着一顶破旧的尖顶宽沿帽子，洗得发白的灰袍子底摆拢住用夹子夹好，露出为走远路而特意穿上的皮革靴子。

“伊格纳西奥，现在觉得好些了吗？”他关切的大声问道，“记得我昨天嘱咐你的话，不要在热季里到那些鬼地方去，用来辅助医治的那些药得按时吃完！”

“我知道啦，埃多甘，我最好的医生和朋友！”我尽可能让自己的搭话满怀诚意，因为当我想起身边木匣子里装着的那些会发出细小尖叫的药膏的时候。。让后期治疗见鬼去吧！

断章

Imperfect Stories

i

水鬼

尼谢彼梭 Nixielpitzo

作为倚靠仅有的鉴别知识工作，并且带着这份微薄的收入搬到泰拉谷一所砖房里的水怪尼谢彼梭，与它如影随

形的怕水的毛病简直是个笑话。

尼谢彼梭所住的房子在莱德福湖旁的干燥地上，通过窗户可以俯瞰周围的几棵黑刺李树，房间里有个火炉。这是必不可缺的：每当泰拉谷绵延又多水的雨季的脚踏进了湖里，它会坐在热切的火炉边读斯摩莱特的颂歌，像是轧砾发响的机器在摇线纺纱。在可怜的尼谢彼梭看来，似乎在灶火炙热的阴影中可以被潮湿的幽灵咬破皮肉。

尼谢彼梭在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惯常的居住在一处名叫“笛姆塞西”(Dimmesash)的地方。它还记得小时候总是在错认为笛姆塞西是一座漆黑的大干水井，黏糊糊的烂草地上有一大块灰泥和砖做的发霉的地窖，自己的房间在地窖的阁楼里，乱搭的木条上支起的皮篷总免不了漏下和着污垢和苔类植物绿色的碎屑的水。这时候它会去把吃够了脏水的旧绒布窗帘抓到一边，透过玻璃的裂痕看着附近黑色的，透出光亮的魔鬼皮，这样自然就不会去注意水滴啄着地板，还有虫子爬来爬去的碎响。

“地窖”自然是斯威夫特经营的一家旅馆，也是这里唯一挺立的房屋，烧着火的“魔鬼皮囊”则是在附近随意支起的帐篷。斯威夫特是个皮肉松弛的生意人，灰眼珠，厚嘴唇，好用拳头打人。白天坐在发着一股霉味的台面上伴着狠毒的语言给客人分发房间的钥匙，晚上便到帐篷里去喝酒或者用卢克利齐的贵族们爱玩的韦拉德竖牌赌酒钱。而尼谢彼梭的工作就是在这个空档里用占满水的拖把把同样浸透了水的地板擦洗干净，并把霉斑不太多的被褥换上。因为这样繁忙的事务，它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胆量接近帐篷堆积的地方。而那一块发霉发臭的棚户里忙碌的人们则知道旅馆里养着一只水怪。

故事的开始在一个不足为奇的雨天里，斯威夫特牢牢的按住它的肩膀，叮咛它到那个被雨浇熄了的焦木堆里买些刺喉咙的黑棘子酒。

“做一个精明的人”斯威夫特这样告诫它，“那儿没有一个心眼好的人。哪怕是一点儿鞋尖靠近了他们，眼睛就得紧紧留神着你的钱。把心思都花在变得机灵一点上面，钱袋在这里，别让什么人都认为你没见过世面。”

尼谢彼梭把钱袋仔细的塞进粗布的马甲里，迈出早已断成几节的木门槛。一路上都在下雨，风吹起时水珠疯狂的飘飘扬扬，弥漫在空中，并把脚下的泥土融成软和的肉糜。

哈兹霍恩写给自己的信

哈茨霍恩 Hartshorne

我该怎么开始和自己叙述这些事情，我只记得在所记忆的前端，絮絮叨叨的闲言碎语告诉我另一片广袤的土地名为弗隆泽塔根 Fon' setrigo，它拥有一张善于言辞的嘴，滔滔不绝的说着这片沃土上不朽的传奇，无可佐证，无法溯源，却同树木的根系一起牢牢的抓紧了敦实牢靠的生命之泉。

弗隆泽塔根的人民的脉动里该是流淌着怎样滚烫的血，他们一刻不停歇的追逐着这些有着心跳的火热的故事，这样一奔跑就是该用世纪衡量的时长。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认识，在阿索林的墓塔被熔岩击碎之前，我都躲避在弗拉纳根山的一隅，在摇摇欲坠的庄园里向外张望，却生怕被外面的目光所瞧见，哪怕只是一瞥。

直到雷加拉多从黑水湾的船上下来，他浑身散发着腐土和变质的味道，眼神慌张，哆哆嗦嗦的喝着我给他的一杯沃尔罗普来的杂味酒水。

“魔鬼住在岩石里，和开膛破肚的人们争吵，喝着污浊的河水。”

雷加这么和我说，一连重复了好几遍，当我询问它是否还能看到我的屋子里有人在摆卖陶土罐子或者推着装满鲜花的木轮车的时候，它终于消停了下来，黄色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的鼻尖。

“我去到了弗隆泽塔根，他们所说的，并不是都那么像空穴来风。我看到了，我都看到了。”

接下来的几日里，黑龙依旧徘徊在我的寓所里，它时不时的让避着不存在的行人，向他们发难，推搡着在它看来几乎要砸下来的木头支架和皮篷。在它肯好好坐下来的时候，我知道了它这次的弗隆泽塔根之行，在这些支离破碎的叙述中我甚至闻到了乌云之下，被水冲出沟壑的泥土里污水和碎肉的腥味。梯莱尼奥里暴君盘踞铁厅，被国王的大警所覆盖的 Madhoka 新教在用腐烂的唇舌高唱赞美诗。旧教 Naturaibune 的三角互相撕咬，几乎要相互叼出脑子。

“我找不到津克纳格尔。”雷加疲倦的说，“格拉姆平已经死了，津克纳格尔被打着去和旧教融合知识的口舌遭到驱逐，我相信它是希望能在这三只脚的野兽身上找到落脚的地方，可是他们不给他机会，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机会。所以他逃了。旧教很快就会死，被撕破的皮肉没有什么资本去抵抗一张满是利齿的胃口。”

“旧教里流着魔鬼的黑血，”我试图搭话，“他们是被诅咒的，新教和国王不会允许他们在领地上嘶嘶直叫。”

“得了，哈茨霍恩，你那点儿从书上捡来的几句话能说明什么？”他突然尖刻起来，“我很理解你，你的鳞甲上攀附着人们对龙最为传统的道德理解，在一个神秘的洞窟里抱着让人垂涎三尺的宝石和金币，睡得昏天黑地。除了眼中所及，什么也不知道。现在你听我说，魔鬼也好，旧教也好，他们的渊源和血系，不是浮在水面上的几个词就能解决的问题。那是一卷被烧焦了的书，可是死灰的深处，仍旧爬动着火光。”

iii

鱼鹰之喉

奥尔布罗 Albro

(一)

浓密的乌云从鹿尾湾迅速向着卢克利齐上空聚集，骑士堡垒新搭建的马厩里拴住的马匹嘶鸣起来，被踢翻了水桶甚至险些被弄断腿脚的刷马工人们不得不狠狠的勒紧马嚼子，好让这些新来的野小子嘴里流点血然后乖乖的消停下来。

奥尔布罗正攥着来不及绑好皮鞘的剑奥尔兰急匆匆的往铁厅里赶，污秽的灰色海风吹鼓了他的披风，活像扬起的漆黑的皮革大帆。身穿重铠的卫城铁骑为他拉开大门，沉重的旧铁门在格拉格拉的转动声中告诉年轻鲁莽的骑士沉寂不语的大厅里是教团骑士团指挥官阿沙罗姆在盘绕着黑鱼藤的罩盔水鸟石雕下讲话。

“迁城之前的塞克台瑞乌斯虽然是个近似传说的东西，但是迁城之后驻留白河沿岸的家族及其画地为营的势力却是真切的玩意。‘黑鲑鱼’莫斯曼家族的主人，犄角汉口上凯泽堡的拥有者本德利·莫斯曼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他是谁。有从沿河来的消息说老莫斯曼要介入卢克利齐的教会议事官选举，和他喂养的‘利齿鱼’一起。”怀里抱着城里精钢打造的敞面盔，阿沙罗姆瞪视着严肃的人群说。他的语气里满是警告和威慑，声音像一只啸叫着的黑岩鹰在拱形穹窿上盘旋不走。“我希望下一次再提起关于这件事更为要紧的情况时，你们不要像个毛头小子一副惊讶得下巴快脱臼的表情看着我。都回去吧，你，给我留下来，刚从干草堆里爬出来的缝衣工。”

众骑士里传出来一阵刻意压抑过的哄笑，被阿沙罗姆的目光抓住衣襟的奥尔布罗不得不在逐渐散去的人群中满怀怒气的走向他的指挥官，恶意的用肩膀撞开了迎面而来的同僚。

“你看看你，铠甲雕花的缝隙里都是泥屑，披风上还粘着草。我没有说错吧，不过是当着大家面抹了你的脸。”

这儿几乎没有人没被扯过面皮，我刚来那会儿还被老施瓦茨嘲笑成来给铁匠铺挑桶的擀面杖。”待最后一个无事之人走出铁大门，阿沙罗姆的表情缓和下来，带着他的徒弟站到几扇大拼花竖窗彩影的交汇处。“说吧，是不是在跑马场子里和别人比枪，然后不仅被打下来，还错过了集会？”

“错过了集会是真，但是我没有被别人的长枪从檐纳上给戳下来！”

“行行行，若这要成了真，反过来我倒也会被瞧不起。我们来说正经的，刚才我讲的，你都听到了多少。”

“有消息说莫斯曼家的人要带侍军进入卢克利齐介入教会议事选举。”

窗外传来一声闷响，一团血糊糊的东西粘着红和蓝的窗玻璃滑下来。盗鸥尖利的叫声和笨拙的扑腾渐渐离远。

“连精明的贼鸥都会在阴暗的时刻撞了跟头，我们也是一样。”阿沙罗姆的没有去看，他的语气沉了下来，从护手里拿出短短的纸卷递给奥尔布罗“我知道你肯定明白，教会议事选举同时关系到教会和执政厅。所以格伦送回来的消息非比寻常。莫斯曼家看似热情健谈，风度翩翩，但是当他们决定追逐权势的时候就会变得冷若冰霜。”

“那么我们得先做好必要的防范，‘储信匣’格伦的消息一向值得信赖。莫斯曼曾经为了进驻犄角汉口而派人暗杀罗腾堡里的格辛，使得瓦卡里家沿河退缩。若这次他真心打算让家族成员进驻教会议事，那么会有大麻烦。”奥尔布罗打开信卷匆匆读了几遍之后说。

“我们必须保证这次议事会的安全，这次的消息带来的或许只是白河沿岸塞克台瑞乌斯旧族妄图谋求卢克利齐城系权势的冰山一角。尽可能的万无一失，才能让我们不像刚才那只鸟一样撞破了脑袋又丢了口粮，因此后续的情况也非常重要。”指挥官拔出腰间的长剑，学徒看着他导师严肃的脸只一会，立刻单膝跪在灰岩打磨的瓷砖地面上。

“奥尔布罗，我派遣你伪装成作坊工人前往凯泽堡暗中保护格伦的安全，同时给你带三十同僚伪装后随行。”阿沙罗姆将剑首搭在奥尔布罗的肩上。

“誓言为证，势在必行。”年轻骑士说道。

“鱼正在我们嘴里，不能让它溜下来。”阿沙罗姆收起自己的剑，一字一顿的嘱咐说“雷普苏姆家的儿子，把它给我卡在你的喉咙里。”

注释：

缝衣工 Needleholder：称呼新来的骑士或者剑术差劲儿的骑士为缝衣工，暗指他手里的剑好比一根细弱的缝衣针。

阿沙罗姆 Awschalom: 卢克利齐教会教团骑士指挥官, 雅里蒙尼家族 The house of Acrimonia 长子。家族徽记为黑岩鹰。

莫斯曼家族 The house of Mossmans: 占据了卢克利齐西部犄角汉口并筑起凯泽堡拥兵自重的旧贵族。家族徽记为黑鲑鱼, 现任家主为本德利·莫斯曼 Benderly Mossmans

施瓦茨 Schwartz: 卢克利齐教会教团骑士前任指挥官

詹纳 Jenner: 奥尔布罗的马, 曾经是雷普苏姆家的赛马。

格伦 Glen: 直属卢克利齐教会的情报人员, 现在正在犄角汉口的凯泽堡执行任务。

格辛 Gethin: 瓦卡里家族家主, 瓦卡里家的罗腾堡在卢克利齐西部山脉附近。在莫斯曼家进驻犄角汉口的过程中遭到本德利·莫斯曼暗杀。

(二)

特里安根举起手里的木柄草叉一下没一下的辍着地上高高叠起的干草堆, 周围到处都是车轮碾在地上古鲁古鲁声和马匹包了掌的蹄子踏在地上的脆响, 还有夹杂着人们相互招呼的高声叫喊。天完全放不了晴, 铅灰色的雨丝温温吞吞的洒满了大街小巷, 把东西都弄得湿漉漉的, 而且有点粘。

“这次我和佣兵们就不去送你出城, 因为整条白河上的人都知道卢克利齐郊外有个没死透的混账, 自然少不了凯泽堡里那条满身腥味的黑鱼。” 特里安根喘了口粗气, 用力把草叉刺进马厩边的沙土里, “别看现在城里安然无事, 但暗藏许多机关。奥尔布罗, 我真心希望骑士的戒条没有让你的眼睛遭受蒙蔽。看对面船闸巷里那几个浆衣服的女工, 说不定就是执政议事官欧塞维奥 (Eusebio) 的蛛爪; 在看我们背靠着的圣迭戈跑马场上几个追打摔角的小乞丐或许是候选者瓦沃德 (Valverde) 的小蛆虫。”

“老朋友, 我还算得上看得明白, 自然会去注意。” 奥尔布罗抱起一捆扎好的次羊毛灰呢扔上一辆粗木梁子攒成的马车, 身上帐篷布缝制的罩衫几乎被雨水染湿, 看来他们忙活了很长时间。“你看, 我和轻骑同僚们看起来完全就是一支整理货物并准备出发的商队, 卖点毛料和新出栏的好肉。而我, 叫我皮科洛 (Piccolo), 没落富商鲁西奥 (Rossio) 的弟弟, 也是最好的助手。” 骑士抹了抹脸上的水, 向远处坐在棕红马上发号施令, 衣着华丽但粗俗不堪的骑手呼喊了一声。

“老天，你让首席轻骑兵齐兰德（Chinlund）去装成这么一个下流胚子。好吧，这些我对你算是都放下心来。那么你们的铠甲一定也会很好的避开耳目。”

“我把它们装在放冰块和肉的板条箱里。”

“你这个邋遢鬼！”特里安根拉拉头上的皮罩帽作势狠狠的要揍面前的老友，后者嘻嘻哈哈的笑起来跳上几个堆在一起的木酒桶。佣兵和骑士在马厩前追打起来，引得一旁打扮成随队流浪歌手的几位骑士弹起怀里的琴坏心眼的唱道：

向最红润的酒神发疯，
向最结实的酿酒人叫骂，
他们一定会原谅我这醉汉，
使我免遭责罚。

雨开始变得大起来，商队的工匠们从篷车里弄出来木杆和一卷卷的皮子来为货车支起棚避雨。队伍再度喧哗又吵闹，前头活像一条挣扎的鱼的嘴不停的开开合合，“信使！信使！”的叫喊此起彼伏，奥尔布罗和他的朋友都停下来打闹，咧嘴唱个不止的骑士们也拿着琴散开来，一时间船闸巷后的商队围栏拉下了脸，似乎他们脑袋上灰蒙蒙的穹窿里站满了黑铁铠的骑士。

“是格伦爵士和他的信使！”附近的监工紧了紧马嚼子大声宣布道，奥尔布罗应了一声，扯着衣服擦擦满是毛料屑子的手。他听着轮子和马蹄渐渐慢下来并趋近的声音，商队迅速的让开一条路让这辆从船闸巷里卷着雨水飞奔而来的四轮双座马车能赶到场子里停住。

“卢克利齐的鲁西奥！凯泽堡的格伦爵士，你父亲的旧友来这里为莫斯曼家置办货物，特意来照顾你的生意！”车前的信使对装扮成商人的齐兰德爵士呼喊了一句。雨的声音嘈杂得像是没开场的剧场里观众不耐烦的絮絮叨叨，他们的说话声被水滴子抓挠得不太连贯。首席轻骑兵紧了紧肩上刚披好的白革斗篷，两腿夹紧在雨中踱来踱去的马，这时他看起来比他的马更有突如其来的焦躁。

“让我弟弟皮科洛和你谈生意，不管是酒肉还是毛料，价格公道，均可商谈。”齐兰德随便应付了一句，粗鲁的吼叫着一个学徒的名字让他来给换更结实的鞍鞴。格伦也从马车厢里下来向着奥尔布罗快步趋近，他披着的棕鹿皮

披风拖在积满泥水的石路上，镶毛边的斗篷兜帽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只看得见他宽厚结实的方下巴。

奥尔布罗的手忍不住按在换了厚布剑袋的奥尔兰上，现在他们本应该列好队伍从城侧门出发前往凯泽堡，而不是在满是生肉和牲畜汗味的商队围栏里见到他要暗地里保护的對象。事情变化得过快，像是突然湍急的水流里突然跃出的一尾鱼，狠狠砸到了水鸟的胸脯，让饥饿的捕食者觉得心里发慌。

特里安根知趣的吹了声口哨抱起草垛上搁着的肉盆子去喂几只守货车的杂种狗，他深深凹陷的眼睛却警惕的看着假扮成莫斯曼家管家的格伦，瞅着他亲昵的揽住奥尔布罗往稍微干燥一些的车工作坊里走去。

“雷普苏姆家的小子，不要像被糖粘了喉咙一样看着我。”格伦靠近了脸压低声音说，“你虽然是指挥官刻意驯养的小狗，但是还是不比我这手来的老手来得灵通。”

“你知道我要去凯泽堡的事情？”

“‘储信匣’格伦并非徒有虚名，守得住自己的嘴是必须的品质，拿得来别人脑袋里琢磨的东西也是重要才能。”格伦在屋檐下站住了脚，“所以不要再去想我是怎么在这个时候跑到这里来。你应该去想的是瓦卡里家对本德利割了格辛的喉咙仍旧怀恨在心，任何前往凯泽堡的人群尤其是和莫斯曼家有点来往的队伍都有可能在罗腾堡附近遭到不测，我担心你这条命才来担你一路。”

奥尔布罗站着一动不动，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平和又沉稳，不可能像一头被羊赶跑了饿狼的牧场狗。

iv

我的旧友麦格雷尼

麦格雷尼 Mcgrayne & 玛吉恩 Majum

1.

麦格雷尼勉强能接受我使用自制的弩弓和坚实的树枝削成的箭来捕猎，“你们的手差不多和乳脂一样软和，骨头脆得就算兔子都能踢成几节，再加上外面裹着的一层薄皮，能做的了什么呢。”这是他对人类猎手为什么要用这些“与自然格格不入的东西来掠夺食物和钱财”的看法。这位巫医及其的不喜欢用陷阱制服动物，哪怕是一个铺着些草和落叶的土坑，甚至一条拌索都不是好事物。

2 .

“要听得清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对往来的动物是怎样的看法，便能得到不少消息。”他压低了声音说道，“细小的植物会因为要接近它们的动物而抖动起它们的叶片来，大地会不住的小声讲话，在树木之间攀越的风会送来它所知的翔实消息，千万可别忽略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只管专心的躲藏在那块被雨水填满坑洼的岩石背后摒住呼吸，看着麦格雷尼谨慎的动作——我想我是不会很快的忘记接下来的事情：麦格雷尼紧绷的身体在跳跃中向前舒展开来，他在树木的间隙里疾行，似乎在他眼里有那么一条既定好了的路，导引着他最后杀死了那头倒霉的山羊。

我想我也搞明白了为什么这头狼这么不欣赏人类引以为豪的陷阱捕猎技法：像风作成的长矛一样穿过茂盛的草地和树林，像树木抽枝分叶一般舒展开锋利的指爪，用最原始的蛮力——这股仿佛坚韧的大地下生长出来的，紧紧攀附在肌肉筋脉上的力气去攫取猎物的性命，这才是狼喜欢的狩猎活动。

“真正能在自然一起过活的人，才是真的好猎手。”麦格雷尼总是这么说。

XI

取名的由来

Names

大树奎库都司

Quercundus

奎库都司：(Quercus) 橡树+ (mundus) 智慧=Quercundus 奎库都司：橡树都是富于智慧的，而奎库都司便是这样的一棵古木。

弗拉尼

Furadne

硫磺 Sulfur + 阿莉阿德尼 Ariadne = Furadne 费拉尼：那儿多魔鬼因此相比硫磺的味道非常浓重，而那里不仅地势复杂而且由于思潮的关系而让人头晕目眩，就像需要阿里阿德妮的线才能平安回归的陶诺斯迷宫一般，而他们带来的思潮，仿佛也是暗潮里而来的一根绳线。

潘特纳提乌斯

Pantenatius

以格那提 Ignatius + 潘代诺 Pantenus = Pantenatius 坎特纳缇乌斯使用了两名殉道者的名字做了名字

督兰

Duranuiaie

Durandal 罗兰爵士的恒常之剑与 Exsequiae 拉丁语遗迹(通过英文至拉丁文翻译器得到)合成 Durandal + Exsequiae

= Duranuiaie 督兰。含义为恒久不变的遗迹。督兰回廊执政官的名字为 Bellum + Internecinum = BellumNecinum 珀鲁尼西恩，为毁灭之战的意思。暗示着回廊的灭亡。

地狱之门安刻隆尼亚

Acheroi'a

由希腊神话里的地狱之河亚开龙 Acheron 和希腊语数字四 tri'a 合成。由于当地荒芜而寒冷，以灰石为地，没有活物，如同冻结了的地狱河水。而希神里关于隆冬的由来正是哈德斯让农神之女食用石榴，但最后达成协议，女孩儿一年中的八个月可以呆在地面而剩下的四个月去往地府。因此四个月的寒冬到来。

北地地城蒙格里苏

Maggoresaur

它由 Maggot 蛆虫和 treasure 财宝合成而来。由于这座地堡为落魄贵族和流亡的豪门构成的死者与腐烂病痛之躯的地下避难之地，所以携来的财物和潮湿土层里扭动的蛆虫并存。

古城乌埠 Umbra:意为阴魂

九头魔蛇与罗厄河

Lernacious & Lole

Lernacious：勒拿九头蛇与多产一词的合成词。Lole：赫拉克利斯之妻罗尔，由于他误伤凯隆于是为了报复便将染了蛇血的衣服给予罗尔，蛇血渗入体内导致了赫拉克利斯之死。这里用于蛇谷里的毒水河

白石古城乌刻隆涅

Leuconoe

来自贺拉斯 *carpe diem* 里的虚构少女的名字，这是贺拉斯最有名的诗篇同时也是惜时诗的典范之一，用来取“美好但已经随时间消逝去”的意思。